

南沙壺之夜



紀念在愛國戰爭中死難的朋友們！

目錄

一 前 記	
二 陳 隴：插畫的插話	
三 信 號	一·七
四 南沙壩之夜	八·二一
五 母 親	二二·二六
六 小 號 手	二七·三五
七 飛 狐 口	三六·五四
八 模 範 村 長	五五·六〇
九 森 秀 明	六一·八二

前記

神聖的民族戰爭是過去了。我不曾戀那生活，然而却常戀那些人。特別是爲祖國而英勇犧牲的朋友們！在艱苦的八年戰爭中，像這本小冊里所報導的，如蕭全，趙玉，向銀發這樣可歌可泣的祖國的兒女，不知犧牲了多少。一切在愛國戰爭中死難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讀者們，特別是受敵人統治了四十多年的大連的讀者們，假如能從這本小冊子里看到一點點在愛國戰爭中，人民及人民的軍隊是怎樣地在戰鬥的？那我就滿足了。

這小冊子共七篇，都是從報紙雜誌上搜集下來的舊稿。雖說是小說集，但有一些，如「模範村長」「母親」却不是小說，只是因爲這兩篇小東西是反映戰爭中另一個角度，我也就硬拼湊進去了。

最後：大化兄在百忙中爲本書作封面，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羅丹

大連
七月

插畫的插話

讀了羅丹兄的南沙壺之夜，使我重新咀嚼着那個已經成爲過去的，八年的抗日人民自衛的愛國戰爭，和在戰爭中人民艱苦奮鬥的生活歷程，同時也使我重新置身於這個戰鬥生活的每一個戰鬥的氛圍裡，去看取那一些新生的英雄人物，和他們，她們的勇武不屈的英姿。我愉快，也高興去看取這些熱情，寬暢，樸實堅真善良的性格和那美麗的靈魂！因爲有了這些寶貴的新型的英雄人物，才有了勝利的今日，有了這些新生的英雄人物的英勇奮戰，百折不撓的意志，才織起了光榮的愛國戰爭的詩篇，和那偉大莊嚴的場景！

八年的抗日人民愛國戰爭是一首豐富的，光輝燦爛的優秀詩篇。詩篇的作者是人民自己，而羅丹兄的南沙壺之夜只是這個偉大詩篇裡的幾幅小小的插曲的復寫而已，自然，從那生動，活潑，深厚，豐滿的人民抗日愛國戰爭生活裡，來看取這幾幅小小的插畫，看取作者所攝取的幾個戰鬥場景的鏡頭，必然會使我們覺得不滿足，但是這幾幅小小的插畫裡的幾個新生人物，却是活生生的，善良的，值得歌頌而被作者歌頌了，如實的描寫了的。

作者迎接着七月的戰爭，投入了前線。在戰爭的火網裡同人民一起戰鬥，一起生活，一起歌唱。南沙壺之夜好像是作者的一本戰場生活素描的手冊，也像是作者對於人民生活鬥爭的熱情的歌唱，雖然，牠的分量不多，但是牠總是與那緊張複雜的，生動活潑的人民生活血肉相連的，而且牠已具有了那些勇武，良善的新生人物的形象。……

信 號

我們突然以奇襲動作，秘密集結兵力在金華附近。這村有三百多敵人，是敵人百團大戰後才安下的。在根據地邊沿的據點。在村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好。爲着軍事上的需要，團長通過了村長的關係，夜間一個可靠的老頭從村里出來了。可是，團長一見了老鄉就愉快地喊道：

「喂，是你高大伯來了，咱們的仗就保險成功啦。」

「團長，咱村里望你們回來，眼都望穿咧。」老頭擦着棉花鬍子激動地說。

團部住在金華的時候，團長就深知他是個好老頭，常找他談話。他是個貧農，每天早晨團長到操場上去的時候，就看見這個老頭抬着一筐糞回來了。金華安下釘子之後，團長還在縣政府看見他一次。他是代表金華老鄉避着鬼子偷送公糧出來的。這是一個爽快的老人。團長詳細地詢問着金華的敵情，高大伯一五一十的講起來了。這個金華的敵人認爲沉默的老頭，由於看見了「咱自家的軍隊」所引起的激動，話就變得更多，更瑣碎了。鼻涕滴到他的棉花鬍子上。團長最後問道：

「你知道鬼子的電臺在那個地方嗎？」

「知道嘛，成天嗡嗡響着的。在街南頭，門前有棵老楊樹，金華南坡頭也瞧見了咧。」

送老頭回去的時候，團長笑道：「咱們又快吃上你們村里的辣子啦」。高大伯就摸摸棉花鬍子哈哈大笑起來：

「有的是，有的是。咱知道團長的脾氣，有了辣子就飯也多吃一碗咧。」
可是高大伯又歎了口氣，聲調有點憂鬱：

「咱在村里成天說不上三句話，鬼子把咱們磨折死啦！團長幾時打進來呢？」

團長安慰他說「快啦」。可是，高大伯突然興奮地說，棉花鬍子有點抖動：

「給咱手溜彈，團長！那家住幾個鬼子咱都一清二楚，咱帶隊伍衝鋒，一個鬼子也跑不了。」

「高大伯，衝鋒帶道的咱們有的是，有什麼消息，你大伯給咱們送送信就得啦。」

高大伯走不多遠，又回過來問團長：

「鬼子常常鬧戒嚴，要是有些事情出不來怎麼着呢？」

團長拍着高大伯的肩膀，謙虛地問：

「你看怎麼辦呢？」

「咱就放火做暗號好嗎？」老頭思索一下之後說。

「對。鬼子有了什麼動作，你就給咱們放火吧！」

「就這麼着辦吧。咱回去就煮紅薯等着團長來咧。」

高大伯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這個老農民的笑，是這樣爽朗，樂觀。團長也愉快地笑了。

可是，我們的隱蔽部隊的一面份被敵人的暗探發現了。日本人決定在天亮前來奇襲主力部隊後面的後方機關，使我們的攻擊撲空以反奇襲來打擊我們的奇襲。敵人秘密動作起來，可是，留心觀察鬼子動靜的高大伯，立即覺察到這種不平常的嚴重的氣氛了。

他看見平常沒有咱的地方，已經站上了鬼子了，他又跑到鬼子煮飯的地方去。平常這個時候廚房已經睡了；可是現在却還點着通亮的燈。還聽見里面在殺豬列。老頭心里盤算：「鬼子通常是前半晌殺下豬給下半晌吃的，黑里殺豬，鬼子準是吃早飯出發了。」可是，細心的高大伯又想：「看看鬼子的馬房是不是也準備下了？」他底屋子後邊就是鬼子喂馬的大院子。高大伯看見院子裏的馬草料比平常要多了一大堆。馬伙們在緊張地工作着。高老頭心里緊張起來了。他盤算道：「保險不錯。鬼子要出發了！咱們隊伍的消息，一定給漢奸狗腿子走了風啦！」「怎麼着好呢？」他着急地想着，就跑到村長家里去了。村

長很嚴肅迎頭就說：

「我正要來找你，鬼子雞叫兩遍就要出發了。」

「徵了馬伕嗎？」

「沒徵。沒徵可才是糟嘞。」

「喲。沒徵馬伕，那準是鬼子鬧奇襲啦。」高老頭老練地盤算着說：

「雞叫兩遍就要出發，可是，現在也快半夜了咧。再不想謀算，隊伍就要吃虧啦。」他們私下商量着。最後，決定高大伯偷出村去告訴團長這重要的消息。高大伯吸上一鍋烟，就忽忽的走了。

這老頭肩上搭上布袋，裝做是村長叫他到下村去借糧食的。不過，他還是揀靜的小道走。他盤算着：「走出二里之地不遇上鬼子就沒事啦」。可是，剛出了村子不遠，就碰了鬼子的哨兵了：

「口令！幹什麼的？」

「老鄉。」高大伯繼續朝前走。

「站住！要開槍啦。」哨兵威嚇着。

高大伯停住了。心里想：「這麼着又就誤時刻啦。」他向哨兵解釋着。證明着是村長叫他到下村去借糧食的。哨兵用電棒打量着他。他「知道」高老頭是一天說不上三句話的好老百姓。可是他說：

「到司令部去。現在是戒嚴戒嚴的。」

「去就去嘛！」

高大伯冷冷地說。就大大方方的向司令部走去了。可是老頭心里想：

「報不上消息，隊伍準要吃大虧。村長不知道出沒出去。團長又信着我……」

重大的責任使他覺得心里很沉重，一路上他盤算着怎樣應付日本鬼子。到司令部之後，鬼子打量着他，審訊着。狡猾地試探着：

「你做甚麼給八路軍送消息的？」

「皇軍，咱忙着顧活，誰有閒功夫管八路九路啊。」

高大伯鎮定地自然地哈哈大笑起來。可是，敵人威嚇着：

「把這老傢伙網起來喂狗。嘶拉嘶拉的！」

「太君，咱是好老百姓。嘶拉嘶拉咱也沒啥講。」高大伯說。

可是，老頭心裡盤算着：「可是給團長送過了消息再給抓住，就死了也沒啥……唉，團長還摸不清鬼子要來打咱們的隊伍呢！」

「打死他！看他說不說的？」

高老頭被抽打着，跌倒在地上。嘴裏和鼻子都出血了，嚶叫着：

「咱是好老百姓，太君不信去問村長。金華那個不知道，高老頭啥閒事也不管，三天說不兩句話的老實人。」

的確。鬼子隊長也『知道』，高老頭少說話，是沉默而憂鬱的。最後，日本人相信高大伯是到下村去盤纏的，就把他放開了。鬼子隊長恐嚇地說：

「下次再捉住了就槍斃你！你要不要活的？」

「唉，太君，誰敢做壞事，誰不要活嘛。」

高大伯搖搖頭，摸着棉花鬍子說着。可是，他心裡却罵着鬼子：「老子還要活的，還要活！你們要上油鍋的鬼子可活不到明天啦。老子放一把火……噫……可是，他又想……」

「怎麼着放暗號呢？」

高大伯盤算着怎樣放信號的問題，他走過鬼子的廚房的時候，聞到肉香味了。他又到馬號附近去窺望了一次，這使老頭越來越焦急：

「鬼子的馬都擱上鞍子啦。」

「鬼子的飯煮好啦。」

鬼子就要出發了，怎麼着好呢！到村子邊放火放不成啦！「街上燒火鬼子一下就看着的」。他想跑出去和村長商量，可是，路已經不通了，鬼子到處都放上了哨。怎麼辦呢？隨便找個角落放把火吧！可是，高老頭想：「不能成不能成！不在高地地方放火，隊伍瞧不着。」但是糟啦。鷄叫第一遍了。公雞响亮的啼叫聲，互相和應着。他的心都跳起來了。像突然聽見了尖銳的空襲警報的汽笛一樣。

「雞一叫鬼子就要起來啦。可是，咱們的隊伍還在睡着咧。」

「暗號放不起來，還有啥臉皮見團長呢！」

雞又響亮地叫開了。同時，後面院子裡的馬開始嘶叫起來。老頭越來越煩亂。他決定：

「在院子裏燒火吧！」

高大伯在黑暗的屋子里摸了一大把麥稽放到院子裡。但是，麥稽太少，鍋灶前已經沒有麥稽了。草也只有一點點。於是，老頭在屋子裡摸索着，把炕上的爛炕蓆拖下來。但是，他又懷疑着這個辦法：

「燒這麼一張爛炕蓆，隊伍上保險瞧着了嗎？」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吹哨的尖聲了。老頭開始慌亂了：

「鬼子快要集合吃飯啦。再不放火，就啥都完啦。」

他把從炕上拖下來的炕蓆丟在地板上。緊張得幾乎叫起來：

「不能成！院子裡地勢低，周圍都給屋子擋着，隊伍瞧不着。」鬼子看着了，一脚就給踏滅

啦。

馬繼續嘶叫着，哨子又吹起來。鬼子集合了……

在這嚴重的焦點上，突然，他看着自己的屋子，好像得救似的，嘴裡哼着「就這麼着吧，就這麼着

吧！一緊急的情況，使他沒有時間考慮到「屋子燒掉怎麼辦？」的問題了。他悄悄地把麥秸和乾草從院子裡抱回屋子裡來。高大伯從來沒用過洋火，這樣，他就取下掛在脖頸的火鏈來。打火石在黑暗的屋子裡迸射出火花了。他先吸上烟，又把鍋裡的亮紅的烟團，一鍋一鍋的敲落到放在泥地上的麥秸裡。然後，這個老頭就雙膝跪下來。兩手撐在地上支持着自己的上身。把腦袋彎到麥秸堆上，臉對着烟火吹起來。烟團一閃一閃的發出亮紅色的火光，照出了這個老農民的多皺的黃銅色的臉。迸出來的碎火星射到他的鬆亂的棉花鬚子上。麥秸山草開始冒烟了，發出了沙沙的聲音。烟越冒越濃，他就越吹越緊。他的兩手因為撐得過久而抖動起來。濃烟從麥草上衝上老頭的臉面，弄得他的眼淚都流出來了，滴到他的棉花鬚子上，夜是寂靜而恐怖的。可以聽到外面日本鬼子叫口令的高聲吆喝。高大伯有時停止了吹火，恐懼地傾聽着，聽是不是有鬼子在黑暗裡窺探着自己的嚴重的祕密。雖然他是把門撐緊了的。可是他依然警惕着，怕日本人突然破門進來。麥秸堆噴吐着濃烟，他騰出左手把麥秸攔到烟火週圍，再張開嘴用勁吹起來，麥秸和山草爆裂地響着。吐着強烈的黑烟，然後突然燃燒起來了！他深深地喘了口氣：「着啦着啦！」然後，他加上最後一束麥秸，把冒煙的火把塞到窗子上。乾燥的舊窗子立刻燒着了。高大伯靜靜地站在開始噴火的窗子跟前。揉着棉花鬚子地想：

「暗號放成了！火勢一大，等到鬼子來撲火，團長也保險着着啦。」

高大伯以前是租房子住的。自從八路軍來了，改善了生活。加上自己的勤勞和節儉，他才買來這間房子。暗號是放成了。現在，這個年老的農民，看着自己唯一安身的地方，噴出通紅的火焰，快要燒成灰堆了！突然難過起來，好像燒了自己似的，心裡隱隱作痛：「明兒就沒睡覺的地方啦！」——又不知要啥時候才買得下一間半壁咧！——可是，這個有深厚的民族底感情的倔強的中國農民，接着想道：

「屋子算什麼！只要八路軍來，莫說燒屋子……」

……鬼子來撲火的時候，屋子已經全燒着了。高大伯知道日本人要捉他，就巧妙地在村子裡躲藏起

來。屋頂上瀰漫着濃墨的火焰噴射着通紅的火舌頭，衝上黑夜的天空，照亮了附近的房屋。誰知道這是一個農民，爲了祖國軍隊底勝利而放的軍事信號呢？

團長提前了攻擊。信號發出後約一小時，金華的敵人還來不及吃飯，隊伍便衝進村子了。清晨，敵人被殲滅之後，團長馬上吩咐戰士給高大伯蓋新房子。他站在被燒殘了的屋子面時，深爲這老頭的行動所感動了。他拍着高大伯的肩膀說：

「好伯伯。」

可是，高大伯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

「團長。只要有了八路軍，就是皇宮也住得上咧。」

——(完)——

南沙壺之夜

八

金華的日本人已經被全部殲滅了，在南沙壺山頭上，老鄉們已經聽不到我們轟擊敵人的大炮聲了。狼狽的俘虜們，載着日本山炮的馱騾隊，担架隊，以及裝滿勝利品的大車的行列，都絡繹地穿過南沙壺村邊，朝火綫後方流去。南沙壺人成群地待在村外梨樹下，招呼着拾傷員的自衛隊員喝水抽烟；一壁走近担架面前慰問着子弟兵，看看掛花的是不是自己村里人，自己的丈夫或者兒子。

蕭全的担架到南沙壺村邊的時候，天已經黃昏了。他原要趕回珠龍寨司令部去的，但終於聽從了南沙壺村長老楊和老鄉們的勸留，宿在村里了。他打發通訊員先趕回去告訴團長，要明早纔回來，因為夜裏擔架不好走。他是教導團二營營長，去年在南沙壺駐防得很久，給老鄉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蠻牛聽說蕭營長來了，就從村里飛跑了出來。用他那兒童團長的威風，高聲嚷道：

「營長，有路條沒有？」

「沒有呀，蠻牛。」營長拉住小孩的手。

「嘿，要把你扣留下來，沒路條誰也不得過去哪。」

蕭全爽朗地大笑起來，默默寡言的楊村長也笑道：

「蠻牛；誰也沒看過像你這樣留客人咧。」

蕭全仍然宿在去年駐防時營部一間小屋子裏，他底左胳膊露出在被蓋上面，綁着細帶，他告訴來看他的村里人，手是被炮彈炸掉的，明天回到珠龍寨就要開刀鋸掉它。他底大腦袋上也纏緊着紗布，因為在太陽穴附近也給彈片掃傷了。蕭全是河北人，北平的一個大學生，一二九的幹部。抗戰一開始，他就和一批學生在北平西郊搞起游擊隊來了，他身上已經有過一個窟窿，這回手又被炸掉，用他的話來說，

這是第二次「戰爭的烙印」了。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一個平靜愉快的人，他認為「憂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上的盲腸，認為這種人應該到『戰爭的醫院』中去開刀。村長進來了，蠻牛在屋子裡搞這搞那，頂替了營長的通訊員的工作。蕭全笑向村長道：

「冬天蠻牛要當選擁軍模範了呢。」

楊村長蠻成的點點頭，可是他是個十分嚴謹的莊戶人，蠻牛全村就怕他一個，村長指責道：

「死蠻牛，去看看罷。還沒起更，村頭村尾就沒個兒童團放哨了！日本人進來翻筋斗你們也會不知道咧。」

兒童團長像被驚動的兔子似的，竄到街上找兒童哨去了，蕭全警告道：

「金華搥得敵人好慘，村里警覺性要特別提高，日本人遲早總要來報復的。」

「沒錯，蛇山龜山都有哨咧。」村長保險說。

來看蕭全的老鄉們，幾乎把屋子擠滿了。蕭全靠壁斜坐着，床頭四方桌子上，堆滿着送來的慰勞品：雞蛋，烙餅，盛在大碗里的肉丸子，肥紅的酒棗。蕭全笑道：「我要開食物舖子了。」他們察看着他的傷處，並且立刻想起了他的就要被鋸掉了的殘廢的左手，曾為自己開荒，割穀子，砍柴，摘棗子，修理農具……可是該死的日本大炮把它炸掉了！婦女們詛咒着，然後，彷彿一個離家已久而突然歸來的親人一樣，她們都想把他不在南沙壺時所發生的事情，一下子都告訴了他。在她們的眼中，蕭全不是在火綫上作戰的有權威的指揮員，而是一個回到家里來的子弟兵。她們爭嚷着，瑣瑣碎碎地敘述起來了。比如說：「我那短尾黃牛咬了李福叔的莊稼，給他打斷了腿哪。」「上冬天鬼子強姦了春妮子，她當時就跳井死了。」「營長，我是識字班的模範，半年就認識了七百來字咧。」「全保的隊伍上回經過村里，他向劉連長請準了假，在家歇了一宿。」「你和同志們給咱家砍的柴。還沒燒完呢。」「珍姑去年尾嫁到珠龍寨去了，男人漢是基幹隊分隊長。」……蕭全聽着這些家常的敘述，微笑着，由於老鄉們的親切，

他底紅潤的大臉整幸福地發光了。他多麼想知道南沙壺人的生活情形啊。

老鄉們走了。屋子里浮着從窗子上射進來的月色，照出了老楊底僱農式的紅銅色底臉孔，他詳細地告訴蕭全自澈底減租減息，佃權有了保障後，村里莊戶人翻身的情況，老楊雖然是一就一，二就二，但一談到受苦，翻身和鬪爭地主的事情的時候，話就又收不住尾了。蕭全靜靜地聽着，眼睛盯住村長底敞開的粗壯而多毛的胸膛，外面打穀場上，兒童團的歌聲停止了，是五月的幽靜的夜。……街上也慢之靜下來了。突然，蠻牛跑了進來，說夏莊一個老鄉來送情報，村長從板橋上跳下來就到村公所去了。蕭全問道：

「是什麼情報呢？」

「是封雞毛信，老鄉慌里慌張的。」

約摸半頓飯光景，村長進來了。把夏莊民兵隊長寫的信給了營長：

「鬼子向咱村這溝里來了！」

蕭全坐起來看信，蠻牛點亮蠟燭火移到桌角邊。信上只說有一股敵人從梁湖大據點出發，向南沙壺方面摸來。但情況依然不明，需要派人到夏莊一帶去偵察。他和村長商量着，蠻牛叫着要去，他也是從金華前綫剛回來的。蕭全笑道：

「這跟你在火綫上送手溜彈不同呀。」

「我擔當偵察，也不是大姑娘上轎頭一遭哪。」小孩說。

兩個大人都同意了。蠻牛又大膽又敏捷，也容易隱蔽。營長詳細叮囑着。蠻牛走了，蕭全初步的判斷是：

「梁湖敵人是來報復金華受到的打擊的。南沙壺是金華戰鬪前主力集結地點和指揮機關所在地。村里人又最積極地參加了金華戰鬥。敵人可能企圖用三光政策來毀滅南沙壺。」

「準備下出村吧。」老楊說。

蕭全同意了。決定先召集村幹部的緊急會議，動員全村人準備堅壁搬家，但爲了避免動了手敵人不要，決定等蠻牛回來後才開始。營長同時又作了軍事佈置，通知民兵作緊急集合。

村長開始挨戶去叫村幹部們。一個自衛隊員帶着營長的信奔向四十里地的珠龍寨去了。蕭全在信里向團長建議：

「……集中團主力強行軍對梁湖敵人作反奇襲，一則搶救南沙壺，又可以狠狠地殺傷敵人。……只有堅決的出擊才能粉碎敵人的進攻！」

午夜十一點鐘光景，蠻牛飛進營長屋子里來。顯然是連跑帶走地衝回來的，他臉孔漲紅，撕下頭巾擦着額上的汗粒，蕭全倒給他一碗開水，笑着問道：

「小英雄，辛苦啦。看到日本人嗎？」

「看到啦，營長。可多呢，在村子里做飯吃，屋子都給佔住了。」

蠻牛喝着開水，一壁想把一切消息都一下子說了出來。他說得這樣快，甚至於營長制止道：

「慢點說嘛。不要像打機關槍一樣，日本鬼子到了什麼地方呀？」

「到了神星了。」神星離南沙壺只有十五里地。

「有多少人呢？」蕭全剝一個熟雞蛋給蠻牛。

「喂——兒童團長正經地說——鬼子又沒排起隊來給咱點名，咱怎數得着？可是老鄉說有四百多咧。」

「好啦，吃雞蛋吧！吃完去請村長來。」

兒童團長把頭巾纏在手腕上就跑了出去。民兵陸續地集中到蕭全屋子里來，共三十五個人。他們都是從金華火綫上下來的，全攢着手溜彈和六九大槍，還有一個一邊區造一擲彈筒。可是他們的隊長，一

個到……『留學』去了；一個在金華前綫受了傷，抬到醫院里去。蕭全和他們談着南沙壺附近的地形，……走南沙壺人一樣。他吩咐道：

「……帶上擲彈筒，佔領村東蛇山山梁制高點，堅決阻擊敵人，一個班把守對面龜山作為支援。」

……詳細地告訴他們怎樣作戰，鼓勵他們：

「……乘主力天亮前就會趕來援助我們，打得好，日本人這次就給你們當了運輸隊了。」

營……『運輸隊』的幽默的笑話，使得這群喜歡打仗的南沙壺青年都高聲大笑起來，他們悄悄地迅速地向東頭蛇龜山山梁底陣地上。

村……『運輸隊』進來了。敵情已經弄確實，村幹部會上已作了具體佈置。村長說：

「……看團長新給他的一個手錶，他從北平大學里帶出來的黑面夜光手錶，已經連左手一塊被炸掉了。」

「……一點鐘。敵人一點鐘左右就會竄進南沙壺來，出村要幾個鐘頭？」

「……三個點鐘才撤退得完，沒時間弄走的也要『堅壁』起來。」

「……就……四點鐘左右，出村才能結束，敵人來了，出村也是只到一半。——蕭全沉思了一下，肥大的右……他那只被細帶繫着的寬闊的額頭——成！有民兵頂住。」

「……先『堅壁』起來吧！」老楊瞅了一眼營長底被炸掉的左手。

「……說。」營長從圖囊里拿出地圖來。

村……街道上開始响起雜亂的脚步聲，家屋的窗戶上，很快的都一眼一眼地閃亮了燈光，老鄉們都動……了。到村公所的街上，也來來去去地盡是人，兒童團揣着大刀掛着手溜彈，在大街小巷巡邏着，……查有無生疏人。基幹隊員們提起馬燈到村週圍埋地雷去了。這步調一致的行動，彷彿一

個收工了的工廠，由於一種緊急的需要，全廠所有靜止了的各種機器，都突然一齊轉動起來。

蕭全穿軍服褶疊起來的枕頭上。圓大的腦袋俯落到攤開在床頭四方桌子上的地圖上邊。在蠟燭光下，他紅潤的臉盤，顯得蒼白無神，在粗濃的眉毛下面，眼睛紅腫起來。在金華戰鬥中，他兩天兩夜在指揮所里沒有睡覺，擔架把他從火綫上抬下來之後，！又沒有好好地休息過，他已經是疲憊得只靠強支持了。被炮彈塊炸傷的太陽穴附近，疼痛得像被火烙着似的。爲着逼迫自己清醒習，他用手敲打着沒戴軍帽的腦袋。像在一切戰鬥前一樣，他全付精力都集中到地圖上去了。只有當他慣地，用食指在地圖上邊挪動着去研究地形的時候，彷彿才記起這第二次「戰爭的烙印」而想起自己的一隻手了：眉臉上浮起了憂鬱的暗影，他低聲喊着：

「廢了，還有比戰爭，比在到處還是日本人的時候，更需要兩只手的嗎！」

他感覺到這種情緒會發展成爲智識份子感情上的「盲腸」的，以於是心里嘲笑起自己來：「戰勝敵人的呀，營長。」

火綫之前的情形一樣，用活動鉛筆在敵人的來路及蛇山附近，迅速地做起作戰記號來。

蠶牛——他傳達村長的話道：

「長叫我來給你收拾鋪蓋出村哪。」

蠶牛，我看完地圖就要到蛇山去掩護你們出村呢！」
頭跪在四方桌子前的板檯上，小腦瓜子鑽到地圖上，幾乎和蕭全的腦袋擠在一塊了。蕭全，告訴小孩日本人來了怎麼打仗，蠶牛爲蜘蛛網似的地圖所誘惑了，奇怪地說：

沙壺四百來戶，怎的在圖圖上就只有針眼那麼大呀？——
蕭全爽朗地笑起來——我和民兵守在蛇山，鬼子就進不了這針眼啦。」

蠶牛說道：

「營長，你一只手還能打槍嗎。」

「自然能打——蕭全微笑着——就是不能打，我也可以用口令和旗子來指揮打鬼子的。」

「這回你還是跟大夥出村，手好了，下回再打仗吧。」蠻牛膽怯地說。

「蠻牛，你想我是子弟兵，能讓日本人來糟蹋咱們的村子嗎？」蕭全感情地說。

「營長——蠻牛懂事地點點頭，突然地說，熱切地望着蕭全的臉上。——我跟你到蛇山去吧。我幫

你送口令，給馭殼槍上子彈。我打手溜彈也能成咧。」

蕭全笑了笑，答應了小孩的請求。但却吩咐道：

「你去告訴村長，請他加緊『堅壁』出村工作。不要管我。」

蠻牛跑了出去，蕭全把地圖摺疊起塞進圖囊里，看了看錶，開始把鋪蓋裝進馬搭子里，又迅速地打着綁帶。

敵人是從梁湖大據點出來的。蕭全判斷對了，日本人的行動是爲了報復在金華所受到的慘重的打擊，企圖燒殺南沙壺及附近的村落。這股四百多人編成的快速部隊經過夏莊神星一帶，悄悄地向南沙壺方面運動。下半夜近一點鐘光景，廿村一個老鄉來報告，說鬼子已經進了溝。銅羅聲沉重地在村子四處響起來了。兒童團員在街上邊敲邊喊：

「離村只七里地了！出村啊出村啊！」

嚴重的銅羅警報像雷流一樣傳遍全村了！人們院子里擠塞着毛驢子，牛車糞車也套起來了，主人們把捲好的鋪蓋搭到牲口上，雞，鴨子，老婦人們，大肚子女人們，嬰孩……都被裝到了塞滿東西大車上去。屋子里還在忙碌地收拾着，搬運着，在菜地里，牲口欄底下，及秘密地窖里『堅壁』着穀子，南瓜，包穀和棗子……村幹部們提着馬燈緊張地奔來走去，楊村長派了少先隊員和自己隊員到沒有勞動力的抗工屬家里去幫忙『堅壁』出村。從圈欄里放出來的豬群和羊群開始由老年人吆喝着，趕出村外野地里

去了。在街上，到處是堆滿了東西的大車，老鄉們在車輛和牲口中間走動着……

蕭全打好裹腿，掛上駁殼槍要到蛇山去了。可是他剛走出院子，就碰見老楊忽忽地大步進來，他腰帶上，已經掛上兩個手榴彈了。頭上繫起白布頭巾。他劈頭就說道：

「營長，我叫了四個人帶擔架來抬你了，走吧！」

「我不走。——蕭全平靜地說——敵情這樣嚴重，你還浪費勞動力。叫他們轉回去搬家吧，一切人都集中到出村工作上去。」

「你是剛下火綫來的傷員，連手術也還沒做，不能又去打仗，走吧。」

「不要緊，村長。八路軍重傷也常不下火綫嘛。只要還能打槍，重傷也一樣可以上火綫。」

「不能成——老楊固執地說——只有咱們掩護你撤退，沒有剛掛花的同志掩護咱們撤退的。」

「老楊，衝鋒在前，退却在後，不管掛花不掛花，我也要協同民兵掩護大家出村。——蕭全又笑了起來——不要鬧摩擦啦，你做你的事去吧！」

老楊沒有辦法，左手摸搔着敞開的紅銅色的胸膛。一會，又從板橙上站起來：

「營長，你出村吧！我是村長，爲着大夥兒的利益，我到蛇山去打掩護。」

「不成！——蕭全堅決地說——老楊，『堅壁』出村工作和前面掩護撤退的任務是同樣重要的！你是村長，出村沒有你負責是不成的！其次，你作戰經驗差，萬一指揮不當，給敵人衝進來怎麼辦呢！」

老楊被說服了，走了。蕭全從皮套里掏出了大號盒子，把槍筒頂在床沿上，用一只右手掀開擊發機，把一條子彈壓進去，然後把槍筒插在腰里，帶上電棒向院子里走去。可是這時院子里突然擁進一群老鄉來。他們聽到村長和蠻半說營長要上火綫的消息之後，立刻就騷動了。有的把正牽出村去的牲口拴在街口樹下；有的放下正在「堅壁」的工作；有的人從牛車上跳了下來，不約而同的向蕭全住的地方走來了。老鄉們很快的就塞滿了院子，里面大半是婦人和老人，他們手里還拿着網鋪蓋的繩；有的拿着埋藏

糧食的鐵鏟子；有的提着馬燈；有些婦人們把嬰孩都背上了，準備出村了。蕭全退回來，站在臺階上。看着老鄉們爲着自己一個人，丟下他們出村的緊急任務，他底易受感動的內心，覺得慚愧起來，可是，老鄉們嚷起來了：

「營長，咱們要擁護八路軍，不叫傷員去打仗。」

「只有咱們掩護你撤退，沒有你掩護咱們出村的。」

「你不走咱們也不走！」

「對，營長不走，村里人都不願意出村了。」

「你要到蛇山去，咱們大夥兒都跟你去，一起去打日本鬼子。」

「是嘛，咱們也會打仗呀！」

「營長，民兵在蛇山就頂事了嘛，你跟他大夥出村吧。八路要歡迎群衆的意見呀！」一個老頭說。

「對啦，營長，牲口都給你準備下了。」

「牲口傷員不好騎，坐上大車好呢。」

「大車一顛一搖不好受，還是騎上擔架走好。」

的確，院子里牆角邊槐樹下，拴着一匹上好鞍子的騾子，有一個老鄉抗着擔架，而在院子外邊，却真是停着一輛小牛車，車上攔着一盞小馬燈。蕭全被這情景所深深地感動了！他不能像工農出身的軍事幹部那樣容易波動，他那因熬夜而紅腫的眼睛激動地滾出淚水來。老鄉們想得多麼週到啊……

就在這個時候手榴彈在村東頭遠處沉重地爆炸了，這是監視哨跟蛇山上民兵約好的記號，意思是說；敵人到了！老鄉們警惕地靜了下來，蕭全在臺階上，以他那洪亮的聲音說道：

「手榴彈響了！老鄉們！日本人就要到蛇山了。要是大家都呆在這裡不讓我到蛇山去，要是鬼子衝進來，全村就完了！那不正是上了日本鬼子的大當嗎！老鄉們，咱們能不能上日本人的當呢？」

「不能成！只有鬼子來上咱們的當。」群眾嚷着。

「是嘛。所以大家就要讓我到蛇山頭去擋住日本人，你們好出村。光民兵是不成的，鬼子有四百多呀。」

「營長，咱們村里人要跟您一塊去，你把自衛隊都編成隊伍吧！」一個人叫起來，別的老鄉就高聲附和着。

「信我的話吧，老鄉們，你們和自衛隊都沒有槍，到了前面反而要妨礙作戰，那不是害了自己嗎！咱們和民兵就够了，——蕭全顯然用很大力量去說服他們，右手伸出去揮動着——再嘛要是大家都到火線上去，出村的事情怎麼辦好呢！村里還盡是東西，牲口，盡是老老小小……」

「你可是掛了花的人哪。」

「掛花的同志！可只有下來，沒有上火綫去的呀。」老鄉們重複着，連跟來的小孩也嚷起來。

「不要嚷呀！你們看——蕭全從腰里掏出大號盒子來，擎在粗大完好的右手里，向空中揮着——老鄉們，這只手還不是一樣打仗嗎？放心吧，老鄉們，不要就誤時間了。」

在村東頭，步槍開始尖銳而猛烈地射擊起來了，夾雜着民兵們「單打」槍的粗啞的音響和「邊區造」的短柄手溜彈的連續的爆炸。老楊和蠻牛忽忽地進來，他們報告：

「敵人已到了蛇山脚下，和民兵打開了。」

院子裏的人們緊張了起來，蕭全簡單地吩咐村長道：

「老楊，你立刻到蛇山去告訴民兵們，說我馬上就到蛇山來指揮他們作戰。要他們堅決狙擊企圖竄進村來的日本人，不准後退！」

老楊提着馬燈迅速地走出去，派人到蛇山去了。蕭全繼續說道：

「老鄉們，你們聽見的，敵人到了村邊了！你們擁不擁護八路軍呢？」
「不擁護八路軍擁護誰！」

大家奇怪地嚷着，「怎的談擁不擁護呢！」大概是覺得營長的問題發得過於幼稚吧，有一個提着鐵鏟的老人，意味深長地哈哈大笑起來。但蕭全底聲音又把吵雜聲打斷了：

「你們擁護八路軍，那你們在打仗的時候聽不聽八路軍的命令呢？」

「爲啥不聽呀，不聽的就不是南沙壺人。」

人群擠動着，大聲響應着營長的問話，有的老鄉一面叫着「一面舉起手來。槍聲越响越密了。蕭全把黑亮的盒子插到皮帶上，命令道：

「老鄉們！那就聽我的命令吧，馬上回去，趕快堅壁出村！」

寂靜。老鄉們服從了。在他們眼中，蕭全不是在平時幫助大家種莊稼的學生氣的溫順的子弟兵，而是一個面執而又剛強的八路軍指揮員了。人群跟着營長走到街上。營長看了一下錶對村長說：

「現在一點半，我們可以堅持三個鐘頭，你們在三點半鐘前後，要做到全部出村。」

馬燈照亮了街道。蕭全咬着牙齒，忍受着左手劇烈的疼痛，大步向村東頭走去。燈半像個小民兵，攢着閃亮的大刀眼着。老鄉們在後面默默地看着營長底粗短的身軀，軟癱癱地垂着的左胳膊和綁着細帶的大腦袋，沒有回頭地消失在村外黑暗里了……

夜，戰爭……

陰險的敵人，竄到離村五里地的蛇山下，就被擋住。艱苦的掩護戰鬥就開始了！在村里，出村在緊張地進行着。雖然時間是這樣急迫，但農民們仍然不願留下一根草和一块門板。

南沙壺村外，手提機關槍憤怒地咆吼着，民兵底土造擲彈筒在蛇山的暗夜中劃出弧線的彈光。四更前後，全南沙壺出村了。

將快天亮的時候，蠻牛從蛇山跑回來，在村東頭樺樹林邊給村長叫住了。老楊沒有走，留在村里看守着，一面等待着動靜。蠻牛細聲報告道：

「營長又掛重花啦！」

「有沒問題？」老楊問道

「摸不清，就要抬下來了。」

村長想着，向蛇山方向走去等擔架。天上的繁星漸漸隱沒下去，他間走在身邊的蠻牛：

「你明白營長怎的給子彈打中啦？」

「咱沒離開他，怎的會不知道呢！」——蠻牛的聲調是急促而憂鬱的。——民兵重傷下三個，輕傷下五個，鬼子又衝上來了。營長說：咱們不能叫鬼子衝上來，咱們要保衛南沙壺，打到剩下一個人也不退！嘿，他的盒子槍打二十粒子彈，能頂上一挺機關槍咧。他又爬在大夥前頭去抵擋鬼子，就把他打中了！我猜他不動呢！」

蕭全受傷之後只有頓把飯光景，珠龍寨的主力趕到了，重機關槍群突然猛烈地從敵人的側面和背後掃射起來。沒帶重火器的日本人混亂了，並且爲着避免我主力包圍和殲滅，開始倉皇地向梁湖來路上撤退。主力在進擊着，蛇山已經停止了戰鬥，掛花的民兵抬到珠龍寨野戰醫院去。村長和蠻牛在半路上接到了由民兵抬下來的蕭全。天已經大亮了。

清晨。人們又成群地從靈寶溝回來了，南沙壺又擁塞着趕回來的大車隊和牲口隊，村里又熱鬧起來了。然而跟平常不同，人們不去卸下大車上牲口上的東西；也不去挖夜里堅壁起來的糧食和用具，安裝鍋灶和門窗……村子沒有來日本人，然而老鄉們沒有笑容，却忽忽地朝村東頭走去了。

蕭全躺在門板上，停在村邊樺樹林里。由於傷勢過重，再不敢上擔架往村里抬。來看他的老鄉們漸漸擠滿了樺樹林，圍攏在他底週圍了。蕭全爲連發的機槍子彈穿透腹部，鮮血從腸子附近湧了出來。蠻

牛身上掛着營長的馭殼槍，跪在草地上給蕭全喂老鄉們剛送來的雞蛋湯。村長蹲在旁邊，把幾條羊肚子手巾連着縫起來，由民兵們幫着包紮腹部的傷處。裹着太陽穴上炸傷的紗布不見了，露出了蕭全底凸出的大額頭，村長低聲問道：

「死蠻牛，營長腦殼上的細帶怎的脫啦。」

「洛唐哥給打中了，營長就撕下來給他裹了傷。大夥都不願意，說他的傷也是剛負下的。營長說，『我的不要緊，』就把紗布撕下來了。」

村長不說話了，老鄉們歎息着。從後面人群中遞進一條羊肚子手巾來。民兵用棉花蘸着熱水擦洗着太陽穴附近，又幫着村長把手巾纏紮上去。紮着細帶的左胳膊還軟癱癱地垂在腰身旁，但因為作戰時忍痛想要把手肘彎起來托着槍筒射擊，血從裏面流到手掌上，並且浸透到細帶的外層了！沒有人多說話，老鄉們都鎖起眉臉默默地望着他，原是紅潤愉快的大臉盤變成冷硬的了。由於左手和腹部的劇痛，蕭全長時間地昏迷着，等他逐漸醒轉過來的時候，寬潤的肩膀聳動着，然後睜開腫脹而充血的眼睛向村長輕輕點着頭，他暫時的完全清醒過來了，並且立刻懂得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他向村長道：

「老楊，日本人擁進村來沒有？」

「沒有。給你擋住了嘛。」

「主力趕來了嗎？」

「天沒亮就趕到了，正追着鬼子咧。」

「村裏有損失沒有？」

「沒啥，一根草也在着。」

「人都回來了嗎？」

「回來大半了。營長，大夥都在這里看望你咧。」

蕭全挪動着腦袋，朝上望着村長身後週圍的人群，多少南沙壺人的眼睛也在默默地望着他。他底大而厚的嘴唇上浮上了幾乎看不見的滿意的微笑。這種微笑，使老鄉們立刻感覺到，躺在大夥面前的不是夜裏上火線時候那個剛強的指揮員，而是一個平常幽默地跟小孩們講北平城故事的學生，一個好談家常的子弟兵了。

「作算沒有損失，就是搬來搬去又得耽誤一天生產咧。」蕭全說。

老場底僱農式的胸膛聳動着，淚水掉到他那嚴厲的古銅色的臉上。約摸一頓飯光景，蕭全死了。早晨的太陽，從樺樹葉中間漏下來，莊嚴地停在死者的身上。

蠻牛撲倒在營長身上哭起來了。

日本人被趕走了。村莊依然是完整的，圍繞在密密的房屋週圍的楊樹叢閃耀在五月的陽光下。

母親

于鳳來在山頭上放瞭望哨。太陽已經落山，搜山的鬼子今天不會來了。於是她放出記號，讓躲在大石洞里的婦女們出來透透氣，並且她心里想：「小孩要喂奶了。」

于鳳來是響水村的婦救會主任。她的小孩剛生下，敵人就拿掃蕩了。因此她和村里一批婦女們一道被堅壁起來。可是，到底她是一個年青的體格強壯的農村勞動婦女，所以雖然在生產之後，她也參加放哨，監視敵人。甚至於在夜里還領導着下山去搗糧食。當她工作的時候，婦女們都爭着要抱她的孩子，大家都愛這個小生命。有了她，這羣堅壁的婦女們就更有組織了。孩子是她的活寶，在做瞭望哨的時候，她的念頭常常轉到那孩子身上：「他該睡着咧！」「一定哭得很兇啦。」可是，從來不妨礙自己的工作。

躲在大石洞里的婦女們都跑出來了。于鳳來換了班，從趙大娘手里接過小孩就喂起奶來了。她對於自己的小孩，有特殊的愛。因為當這個孩子還沒有生下來的時候，他的父親——一個模範自衛隊員，就英勇的犧牲了，她對於死去的丈夫的愛情和對於還沒有父親的獨生子的感情，凝結成一種農村婦女所特有的強固而深刻的母性底愛。她常常吻着懷里嬰兒胖胖的雙頰：

「快大起來，當小八路。替爸爸報仇。打日本！」

「你真苦命，還在娘肚里就沒了爸了。」

于鳳來剛喂上奶。把頭低到嬰兒的胖臉上，細聲低語着。「娘放哨，餓壞你啦。」可是：搜山的敵人來了。這狡猾的敵人的突然襲擊，使得這羣婦女們恐慌地亂跑起來。村婦救主任于鳳來把奶頭從小孩嘴里拔下，迅速地扣上了衣服。鎮靜地說：

「不要亂！還沒見鬼子上來嘛。」

懷里的飢餓的嬰兒，離開了奶頭，就大哭起來。于鳳來低聲斥責着：

「你哭什麼，還會餓死你嗎！」

她像平常一樣，指揮着婦女們有秩序地進入大石洞。並且吩咐着：

「在洞里可不敢說話。沒聲沒氣的，保險鬼子搜不出咱們來。」

「你也該下洞啦，孩子在山頭上要着涼咧！」婦女們關切地說。

于鳳來留在最後面。直到所有的人都進了洞了，她還在地上檢查着：看有沒有誰掉落東西。她知道鬼子是慣於找出東西來猜測什麼地方有洞，什麼地方有人藏着的。經過細心檢查之後，她才抱着不停地哭着的嬰兒進入洞里去。接着敵人就上來了。

于鳳來一下了洞，立即就解衣服喂奶。小孩一碰上奶頭，就安靜下來了。生動而烏黑的小眼睛轉動着，信任地瞧着他底媽媽，然後眼皮又垂下來。小嘴唇啣着奶頭安心地吸着。年青的母親常常彎下頭去吻孩子的胖胖的小面龐。嘴里溫柔地低低喊着：

「寶貝。心肝。」

她一面傾聽着外面的動靜。又安心地想：「天快黑了，鬼子在山上搜不久的。只要你不哭，就甚麼事也沒有。」

她覺得孩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可愛。這不是由於在這災難的時候，這個小生命安慰了自己的寂寞。也不是由於孩子底烏黑的聰明的眼睛。而是因為他和母親的意志是共同的。敵人在搜索，當這需要絕對靜默的時候，平常愛哭的孩子，竟是這樣聽話，好像懂得母親的心事似的。于鳳來感動地低下頭去，貼着小孩的面頰，愛撫地吻着。小孩停止了吸奶，扭轉了頭，烏黑的眼睛奇異地看着母親。但接着，孩子的眼睛又像要睡似的閉上了。嘴唇吮着奶頭，小手在母親底袒開的胸脯間摸着。媽媽細聲說：

「好兒子，睡吧，睡吧！」

鬼子走近了。狡猾地叫喊着：「我看見啦，你們都藏在這洞里；快快出來的！不出來就放毒瓦斯。」于鳳來跟大家說：「不要吭氣，鬼子是要騙咱們出去的。」一面又輕輕拍着嬰孩：

「心肝。可不敢哭呀——四十二個人的命都在你的手里咧。」

四十多個人都在大石洞里靜悄悄的互相擠着。敵人看沒人出來，就威脅地打起機關槍來了。在這黃昏的死寂的深山里，槍聲更是沉重而又響亮，把小孩嚇哭了。這對於母親是嚴重的打擊。敵人的槍聲沒有征服她，但小孩的哭聲却使她恐懼起來。她把奶頭塞進孩子的嘴里，掃了大家一眼，一面煩亂地撫拍孩子。懇求的說：

「可不能哭！給鬼子聽見了，你媽一個不要緊。大家都活不上啦！」

機關槍停了。孩子還是放縱地哭着。奶頭塞進去又脫開了。于鳳來一面搖，一面就用手巴掌把孩子的嘴蓋起來，着急地說：

「放着奶不吃，你不要惹禍！」

鬼子可能就在石洞附近搜索。可是，小孩因為受到手掌的窒息，掙扎着，哭得更厲害了。年青的容易生氣的于鳳來在小孩的面頰上拍了一下，恨恨地埋怨着：

「你這個小孽障！遲不哭，早不哭，偏偏鬼子來了就哭！」

「小孩又不是大人，不懂事。你打他做什麼！」靠在石洞壁上的趙大娘責難地說。

周圍沒有一點聲音。于鳳來知道：鬼子在輕手輕腳地搜索。並且悄悄地在聽聲音。於是，她竭力用手攥攏孩子的嘴唇。心里又罵起來：

「你還哭！你要是招惹了鬼子來，就是小漢奸！」

突然，于鳳來聽見了鬼子在遠處說話的聲音了。可是，小孩還是哭。一種從未有過的情感使她覺得

小孩可恨極了。一種激越的憎惡控制了她：

「你哭！我擰死你，擰死你，我不要緊，四十二個人的命不能因為你死啊！」

鬼子的說話聲越來越近了。可是，嘴唇被母親的手掌蓋起來的嬰孩，依然嘶叫着，要是放開手掌讓他吃奶，哭得更利害了。於是，年青的憤怒的母親，衝動地咬緊牙齒，用手掌拚命地壓緊嬰兒的嘴唇

• 咒罵着：

「哭吧哭吧！我壓死你！」

怕鬼子聽見，誰也不敢講話來勸阻。大家只是睜大着恐懼的眼睛注視着瘋狂的母親和懷里的嬰孩。好像在說「不能成不能成。要壓死的！」周大娘伸出手掌做手勢，拚命地搖着。臉上因駭怕而痙攣。嘴唇動着，她在罵母親：

「你要死了！孩子有什麼罪！」

「放開他放開他！」擠在于鳳來面前的一個老太婆，竭力去拉開于鳳來的手掌。死的恐怖，掠過母親的心頭，睜大眼睛慌張地被窒息着的孩子。心裡恐懼了：

「會壓死嗎？會壓死嗎？」

「要下油鍋的日本鬼子！」

母親的手掌稍為鬆了一下，可是，洞裡的人聽見了走近來的鬼子的沉重的脚步聲了。于鳳來搖頭向石洞裡的人示意說：「吮氣！」同時，全石洞人犧牲的恐怖和責任心，使她沒有時間考慮孩子的性命問題了。她把手掌拚命地更壓緊在孩子的嘴唇上。嬰孩的喉嚨困難地響了幾下，小身體痛苦地痙攣着。逐漸低啞的嘶啼聲停止了。這一切，這個村婦救主任是做得這樣瘋狂，這樣堅定。石洞是靜寂的……

大石洞是隱蔽在險惡的懸崖上的。天已經快黑下來，敵人長久地傾聽着沒有什麼聲音就走了。山谷陷入了深沉的靜寂，大石洞的人都鬆了一口氣。于鳳來把壓在孩子嘴上的手掌鬆落下來，孩子已經死了

！很快的，一大堆可怕的念頭轉到了母親的心上來。「獨生子死了！」「沒有了孩子了！」「丟下自己，沒有丈夫，沒有孩子……」她張大着失神的眼睛，發癡地看着躺在懷裡的寧靜而蒼白的孩子的臉。好像並不是死了似的，然而，「孩子是死了！」「活不過來了！」她想起了丈夫，凝視着懷裡的「苦命的孩子」。於是，突然，這個年輕的母親把腦袋伏在嬰兒的無生命的面頰上，痛苦地抽泣起來……

大石洞的婦女們圍攏起來。都默默地看着死去的嬰孩。並且爲這偉大的母親所深深地感動了。

小號手

天剛浮起魚肚白色，樹林子還是藍沉沉的，司號員們「練習」的號聲，就劃破了清晨的靜寂，在村外杏樹林裏嘹亮地響起來了。向銀寶聽到這號音，就悄悄地爬起來，溜出營部跑到杏樹林去，向銀寶是一個通訊員，自己沒有號，所以只好打游擊，吹人家的。有時他很早就爬起來，天上還有星星。他蹣手蹣腳跑到司號班去。搖醒他的朋友鄒桂鵬，低聲地叫：

「練習了，起身吧。」

鄒桂鵬打亮電棒，看看擱在窗台上的日子鐘，就壓低嗓子罵道：

「鬼催你來了，才過半夜咧。」

向銀寶黑黑的圓臉，營部的人都叫他黑棗。他只十六歲，性子很固執強頑；但又聽話，溫存，甚至於好哭。身體也不怎麼好，常咳嗽打擺子，他喜歡指在司號員身上那枝閃着黃銅色亮光的軍號。他想：「會吹號多好啊，在火綫上，唧唧唧，衝呀！」這樣，黑棗就常跟司號員混在一起，學起吹號來了。小鬼們打仗的時候，黑棗總是當司號員的。起初，他還回小營頭當號吹，但大家都反對，說「不像號」；向銀寶想了想，就決定用哨子當「號」了。他規定吹一下是「前進」，吹兩下是「衝鋒」，三下是「追擊」等等。但小鬼們又反對，說「打籃球打排球上隊排隊才吹哨子！打仗也吹哨子，就不像打仗了。營部李支書也笑他，叫他「司哨員」。嘿，司哨員，吹個「衝鋒哨」吧！黑棗很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吹哨子了，可是，「怎麼辦呢！」黑棗就用自己每月積下來的零用錢，偷偷摸摸地到洋鐵舖子裡買來一把小孩玩的洋鐵喇叭。他在號頸上纏上一串五色珠子，這樣，在玩打仗的時候，他就把洋鐵喇叭掛到肩上了。可是假的還是假的，他寫給二營一個小鬼的信上說：「……和真的沒差別，就是有一個缺點，就

是吹起來呼呼呼，李支書笑我說像毛驢叫喚咧！」

開「七一」晚會的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向銀寶和鄒桂鵬練完了號，就順着一條小道向掛着煤汽燈的會場走去，他膽怯的向他的好朋友說：

「我差不多就能當司號員了，是不是？」

「是嘛。可是——你膽小，還怕鬼咧。」

「你不怕？」

「我怕還成，我是共產黨員！」鄒神氣地說，

說糟了！「我是共產黨員。」這句話對於向銀寶是太嚴厲了。他受到了刺激。就獨自跑了回去。一跑進屋裏，他就伏在揹包上哭起來。「鄒桂鵬是黨員，金明是黨員，郭秀明是黨員，就是我不是，多丟人哪！」他傷心的想。黑棗很想入黨，他認爲「要徹底幹革命，就要入黨。」可是，他只十六歲半，不
够年齡。所以他不高興當小鬼，有時做夢做到李支書叫他填入黨的表，他端端正正地寫上「十七」兩個字，黑棗把「七」字看了又看，好像怕寫成「六」字似的，現在他傷心的想：「當小鬼吃不開，排隊排在末尾，不叫揹大槍下連隊，也不叫入黨……」

營長在會場上沒看到黑棗，就叫李支書去找。李支書跑到通訊班裏，向銀寶看見了他就從炕上跳下來。李支書打亮電棒照他的臉。黑棗淚水還沒乾咧。李支書笑着說：

「誰吃你的冤枉了？黑棗。」

黑棗默默地站着，不吭氣。李支書拖起他的手就走：

「看晚會去，大家都熱熱鬧鬧，你就悶在屋裏哭。」

一提到晚會，向銀寶就突然倒到炕上哭泣起來。一面賭氣地說：

「我不去。」

「滾？」

「不去——我沒心思看晚會，我不是黨員！」

李支書完全明白了，坐在炕沿上，撫摸着黑棗的頭髮，用手巴掌輕輕拍他的面頰，並且抱他坐起來安慰他：「小傢伙，你不是樹上的黑棗，你還會長呀，我像你這樣當小鬼的時候，也不是黨員嘛。入黨是有一定年齡的呀。」

黑棗順從地聽着，睜大他的那雙黑眼睛，信任地望着支書，默默地跟着到會場上去了，走到街上，李支書逗他講話：

「下回打仗，營長說給你吹一次號呢。」

「哄我？」向銀寶的眼發亮了。

「營長說你的號吹得比人家好哩。」

向銀寶快樂起來了。

「七一」之後約莫兩個禮拜的樣子，他跟着部隊去打仗。當天夜晚，隨營部住在石門，離攻擊目標五里地外的一個村裏。向銀寶這幾天又咳嗽又打擺子。他害怕給營長看出了，不帶他到前面去，所以挺起胸脯來走路，裝沒病的樣子，可是營長還是看出了。嚴厲地說：「亂談琴，快睡覺去！」黑棗不高興地爬到炕上去。可是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夜間十一點：營部悄悄地向前面運動了，李支書正準備到前邊去，黑棗醒來，發覺營部很靜，只聽見碎石街道上悄悄地迅速地運動的脚步聲。戰爭的經驗使黑棗本能地覺得「他們打仗去了。」他恐懼地跳起來：揹上短馬槍。跑到大廳裏去。李支書安慰他：「不到前邊去，我就要睡覺了。」可是，黑棗怎麼說也不相信。他說：

「哄我。你掛着槍和皮包幹什麼？」

李支書笑着說：「到前面去看看隊伍就回來的。」可是黑棗死纏着支書說：「看看我也要跟你去。」

真沒辦法！這時營長從屋裏出來，嚴厲地說：

「你去幹什麼，亂談琴！睡覺去！」

黑棗低着頭，沉默着，小腦袋斜斜地垂落到肩胛上，扁着嘴。突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營長低聲地埋怨着：「他媽的，小東西真討厭！」可是，他把手放在黑棗肩上：

「你病嘛，怎麼能去呢！」

「我沒病。」

營長摸着黑棗的額角：

「不成！你又要打擺子了。」

「沒打。掛花也要上火綫嘛。」

營長埋怨着：「小傢伙真礙事。」就簡單地說：

「走吧，他媽的。」

黑棗快樂地跟營長和支書到火綫上去了。

營指揮所設在一座小柏樹林中。在面前，是敵人的據點，子彈在近處劃着紅綫似的閃光，手榴彈短促地粗暴地爆炸着，噴射出赤紅色的火焰照亮了柏樹林。子彈聲在指揮所周圍嘯嘯地飛着。黑棗躲在柏樹林裏，睜大眼睛看着面前的耀眼的紅光，着急地想着：「爲啥還衝不進村呢？」他真想跑到打仗的地方去，可是營長叫他待在營指揮所裏不要動。黑棗悶得慌，覺得受了委屈。他埋怨着：「幹麼把我當病號呢！」但他不敢吭氣，因爲營長正緊張地在指揮着眼前的戰鬥。李支書，通訊班員，通訊員，衛生員都在忙碌着。但是，在半夜兩點鐘光景，他被派去送命令了。打得很緊，營長看着眼前的彈光。靈敏的向銀寶知道營長有事情要叫人做，就大膽地說：

「要送命令嗎？營長。」

『你不能去。』

『我能去，我沒打擺子嘛。』小傢伙說話了。

營長看了小鬼一下，就說：

『去吧！找到二連長告訴他，要強攻！聽清楚了嗎？』

『聽清了，要二連長強攻。』向銀寶響亮而明確地說，並且像從籠裏放出來的兔子似的，竄過側邊一塊小平地，溜進營長告訴他的一條隱蔽的溝裏去了。

向銀寶抓緊措後的馬槍柄，彎了腰在火網下跑着。他臉上開始燒起來。他想：『打擺子是窮人病，你一跑路這鬼擺子就不打了。又想：要強攻！營長有辦法，一準要打開這王八窩。』不到半點鐘他就完成了任務。帶着二連長的報告跑回來，向銀寶清楚的傳達着連長的話：

『營長，告訴連長了。連長說咱們已衝垮了敵人的村口工事。五排佔了村北高房向街裏擲手榴彈哩。連長說敵人還在頑強抵抗，還企圖反攻——報告完結。』

營長頭點，轉向鄒桂鵬：

『叫二連預備衝鋒！』

向銀寶的病被剛才的工作熱力所壓制着，等他向營長報告完了，就又發熱，臉上被灸得通紅，身上也像被火燒着一樣。他不敢吭氣，只是用手肘頂住額門靠在一株柏樹幹上，閉起眼睛，但立即他聽見預備衝鋒的號聲突然停止了。黑棗跳起來跑出去。他看見鄒桂鵬掛花倒在地上。他又忘記了發燒，黑眼睛閃着憤怒的激動的光芒跑到被機槍火力掃射着的地方，從鄒桂鵬身邊拾起軍號，拿起來接着吹預備衝鋒號。營長向他叫着：

『注意隱蔽，進來一點！』

可是，黑棗一直站在鄒桂鵬受傷的地方，完成了鄒桂鵬剩下來的任務。然後，他又膽怯地看着營長

令他吹號他就吹起來，並且賊心營長不叫他搯鄒桂鵬的號。可是，營長讚許的看

迅速地把軍號掛到肩上去。又幫着李支書和通訊員把鄒桂鵬拾回到柏樹林裏。這樣一做，汗，眼前一陣黑，想倒下去。可是營長又在外頭喊他：

『黑雲擦着額上的冷汗，響亮地答應着，跑到營長跟前去。』

『號叫三連前進！』營長命令。

黑雲迅速地從肩上取下鄒桂鵬的軍號，面對着密集的彈火，吹起前進號來。像一切司號員的姿勢一樣，黑雲把左手撐在腰間，右手拿起軍號，小腦袋微微仰起。他在機槍火力網下站着，掃過來的機槍子彈在他腳下捲起了塵土。在彈火的紅光中，小黑雲指着短馬槍，是這麼小，然而這是麼嚴肅，沉着而堅定！他剛吹完，覺得氣很喘，但營長繼續下命令：

『站進來一點，叫二連衝鋒！』

敵人發現了營指揮所，輕重機槍火力都更密集地向這面掃過來。我們架在指揮所側面的營重機槍排也向敵人開起火來了。整個柏樹林都沖起紅光，噴射着藍黑的彈烟，被照亮的營指揮所的樹林，好像是燃燒起來了。但是小黑雲沒有聽營長的話站進來一點。他只聽見營長叫吹衝鋒號的命令，他站在原地方吹『嗷嗷打打嗷……』尖銳悲壯的衝鋒號聲，響亮地飄動在這保定西郊的靜夜的平原上。緊跟着這進軍的號角，前面各部隊應響起來的前進號聲，從四面響起來了。接着是『呀呀』的喊殺聲和手榴彈的密集爆炸。

向銀寶的衝鋒號還沒吹完就受傷了，這小鬼好像沒受傷，一直到把衝鋒號吹完才栽倒在地上。他手

裏還緊緊地拿着軍號。

李支書和通訊員把黑裘抱回樹林裏來。營長低聲說：

『輕點輕點。』

通訊員把向銀寶放在柏樹林後邊的空地上。卸下他的馬槍來。

『到後面去擡副擔架來。』營長吩咐身邊一個通訊員。通訊員從樹林後邊跑出去了。

營長蹲到地上，解開黑裘衣服檢查傷口。黑裘重傷了。着了兩個重機槍彈，右胸旁一個，左腹部一個。他向緊張地走過來的衛生員說：『趕緊上藥！』

衛生員蹲下去裏紮傷口，但傷太重，血止不了，大量的血不斷地從傷處流出，把地上的草都染紅了，並且由於胸部受傷血也從嘴裏迸出來，溫度開始降低，原是發燒的漲紅的臉，漸漸變成冰冷和發紫的了。向銀寶因傷痛而叫喚，痛苦地抽動着身子。營長摸着他的冰冷的額角，額上流着很大粒的汗珠。營長低聲叫着：

『黑裘。黑裘。』

黑裘睜開眼睛。這時通訊員帶了一付擔架進來。營長說：

『你不要着急，黑裘，擔架來了，到後邊去。』

『不去，營長。我要跟你待在這裏。』

『你兩處掛重花呀！』

『不——去』。黑裘微弱地說。

傷勢實在太重，不能上擔架。營長考慮了一下，就又讓黑裘留下。並且營長要注意前面的情況，就吩咐李支書關照向銀寶，自己出去了。向銀寶的神志很清醒。他手裏還緊緊捏着軍號，通訊員想從他手裏拿開。但是，他捏得更緊了。固執地說：

『我要。我還要吹。』

然後又看看支書，聲音是微弱的，然而清楚的：

『李支書，咱們衝進村去了嗎？』

『咱們正衝進去咧。』

『我吹號吹錯了嗎？』

『你吹得很好，你一吹衝鋒號，咱們部隊就衝進街去了。』

這是事實，部隊已經衝進了村。

正在村裏殲滅着敵人。機關槍聲漸漸稀疏下去了。

『李支書，咱們不能讓一個王八鬼子跑掉呢？』

『放心，黑棗，半個也跑不掉。』

黑棗因逐漸興奮而傷口更痛。叫喚着，胸部和腹部抽着，而一抽動就更痛了。溫度也繼續下降。嘴裏仍然流血，但黑棗還是很興奮。支書禁止他說話。

『你是聽話的，不要說話，咱們這番打了勝仗，有很多勝利品。回去叫營長給你一把繳來敵人的軍號。只是現在不要講話！』

黑棗順從地默沉着，並且因為傷痛而昏迷過去。但不一多會，他又清醒過來。他看着李支書，他的眼睛一點痛苦的表情也沒有，而是天真和安靜的，他用舌頭舐着從嘴裏流出來的血，細聲的說

『我不要軍號了。李支書。』

『那你要什麼呢？』

『我——我要請求兩樣事。』

『你說好啦，銀寶。』

靜了一會，他斷斷續續地說：

『我能當司號員嗎？』

『能，銀寶，你是咱們的模範司號員。還有呢？』

黑棗又靜了一下，羞怯地看着李支書，動了幾下嘴唇，不敢說又想說。李支書看出他不好意思來了，就鼓勵他：

『沒有關係，嚷？』

『我要——我要加入共產黨，我够格嗎？』他的黑眼睛盯住李支書。

『你够格了，黑棗，你是一個小共產黨員，咱們營上一個英勇的小布爾塞維克。』李支書的眼睛，緩緩地流下眼淚來。

『我差一歲呢？』

『沒有問題，銀寶。』

『不哄我嗎？』

『支書從來不哄你嘛。你放心吧。我告訴教導員，我幫你填表，我介紹你入黨。』

黑棗的眼睛發亮了。閃着異常的滿足和歡喜的光輝。他慢慢地舉手到帽邊上，微弱地然而清楚地說：

『敬禮！』

李支書還禮，然後，黑棗的打顫的小手，無力地重落到胸前。他的眼睛最後閃動了一下，看着支書好像是說『支書，可不能讓鬼跑掉一個！』於是，眼皮垂了下來，他死了。李支書擦着眼淚，低着頭。敵人殲滅了，營長走進樹林後邊來，站在傷口還流血的黑棗面前，莊嚴地沉默着……

飛 狐 口

三六

主力勝利地轉移了。留在後頭擔任掩護的特務營也就按照指定地點，從察哈爾向河北涿源方向行動。在十二月天的一個黃昏，他們就進入到山地北口峪宿營。從北口峪進去，穿過一條通向涿源的狹谷——飛狐口，就可與師主力取得會合了。

爲着掩護主力，進入新的作戰陣地，這個營在察南平原上，和敵人的騎兵及裝甲車部隊，孤軍苦戰了幾天，戰士們已經是極度的疲勞。因此一靠到山地，就像小孩躺到母親懷里一樣，很快地就放心睡着了。夜是平靜無事的……

團長陳湘是從士兵出身的老幹部，由于任務重要，他親自帶這特務營掩護主力轉移。看去他是三十歲上下的軍人，粗短結實，沉默而冷靜，說話帶着濃重的湖南口音。他沒有睡，帶上電棒親自查哨去了。天上有星星，村落是安寧的，他在崗哨綫上走着。可是槍聲突然噙了——一下雨下，又沉寂了。陳湘向榕响的方向走去。在那邊站崗的趙玉，是從陝北參加紅軍的青年戰士，十九歲，充滿着朝氣，他的端正的四方臉被太陽晒成健康的赤紅色。他一看清是團長，就上氣不接下氣地報告：

「團長，發現敵人的偵察員！我一打槍就逃進溝裡去了。」

「幾個？」

「一個，只看着一個。」趙玉急促地說。

「注意警戒！」團長說完就走了。

部隊是疲勞的，可是敵情發生了！團長立即派偵察班進飛狐口搜索，一面向後頭涿源搖電話。年青的教導員，在長征時還是團長下面的通訊員。他在營上很有威信，然而一到團長面前，又變成「小鬼」

了。他用不着擔心，因為一切都有團長出主意。他估計敵情可能不在飛狐口，因為與團部的電話還通。但團長說：

「日本人滑頭，不割電綫，可能麻痺我們。」

團長的判斷是正確的。涑源來電話了，團政委說：「剛才得到報告，西河營敵人四百多，突破了掩護飛狐口的側面九宮口陣地，繼續向南方王喜洞前進？」九宮口陣地有教導，營長帶了一個排在扼守着。九宮口王喜洞一失，敵人就可以迂迴飛狐口出口處的岔道村。團長拿着耳機子，只是「嗯嗯」地應着。兩眼閉起來，像要睡覺的樣子。完了，他放下聽筒，兩手扣在背後，靜靜地講：

「敵人一定已竄過了王喜洞，迂迴到溝底佔領了岔道口。剛才趙王發現的偵察員，就是岔道敵人派來的。正面平壩子有敵人的騎兵部隊，北口峪左右兩側隘口又有敵人，現在咱們的後路又被切斷了！」

團長從警衛員手里接過地圖來，一面簡單明確地判斷：

「溝底的敵人，是要配合敵人從平壩進攻的騎兵部隊，向飛狐口進壓，兩頭打。企圖在拂曉把咱們壓迫到北口峪與岔道之間，求得在死溝里來殲滅我們。」

「咱們突圍吧。年青的教導員直截地提議。」

情況是很壞的：第一，部隊是非常疲勞了；第二，四面都是敵人；第三，就是突圍也很困難，向山外平壩子突圍，就等於鑽進日本人的掌心里去。贖下的一條路就是飛狐口了。可是，飛狐口是條可怕的死溝，兩旁是陡峭而險惡的懸崖絕壁。要是通過時被發覺，敵人用机枪火力封住口子，就只好被殲滅在溝里的。所以老鄉叫飛狐口（包括北口峪），就是說，很險要，連狐狸都飛不過去的意思。可是，團長輕輕地點着頭，表示教導員的意見是對的，平靜地說道：

「走飛狐口突圍是冒險的，這是不得不，沒有辦法。特別是這種突圍是向敵人截擊部隊前進。」

「預定部署呢？」教導員問道。

「老鄉說明鋪西側有一條打柴小道，萬一突不出去，咱們就從那邊爬山打游擊。」
接着，他又分析着，像打完了算盤的人一樣：

「困難是困難，我們還是可以過去的。我估計敵人以為我們不敢走死溝，可能疏忽。其次，敵人剛到岔道，兵力疲勞，地形生疏。再一個是溝里天氣又冷又黑，便於我們運動。」

「我帶前衛連走！」教導員是喜歡打頭陣的。

「行。」

團長答應了。看了看錶，咬着下嘴唇皮，計算地吩咐道：

「飛狐口有三十里長，這陰間溝，一點鐘頂多走五里地，打他走六個鐘頭，下兩點可走到溝底。你帶七連為前衛連，其餘為本隊。現在七點半鐘，半點鐘內動員好，八點出發！」

緊急動員之後。半點鐘光景，部隊悄悄地離開溫暖和平的北口峪，按照規定的行軍序列，無聲地消失在寒冷的飛狐口里了。

×

×

×

×

夜是烏黑的，路又很難走，並且由於不知多少世紀的陰沉，溝里盡是長年長月地壘積下來的凍冰。前頭的人常常有人撞倒在石頭上；或者滑跌在冰上。溝道有時繞上到陡峭的山腰上，有人就嚴重地警告：「沿山腰爬倒走！」

飛狐口處在察哈爾山西分界嶺上的叢山地帶，原是極其寒冷的，再加上陽光永遠照不進來，溝里的氣候就更嚴寒了。冷風在溝中威脅地奔捲着，大家都被凍得張開嘴喘着氣。一個本地戰士說：

「察哈爾氣候冷，只長莜麥和山葯蛋，可是飛狐口，連莜麥都長不起來咧。」

「唉呀，咱鼻涕剛流出來就凍冰啦。」另一個戰士說。

「北口峪還暖暖的，一進溝就像進了陰間了。一個陝北戰士嘟囔着。」

那個本地戰士解釋道：

「常常凍死人的，老百姓誰也不敢在夜里過溝。」

他又告訴大家，就是夏天走這條溝都要穿棉衣的，更何況現在是冬天又是夜里呢。戰士們雖然都穿着棉大衣，但依然抖擻着。有個戰士快凍壞了，他的班長脫下自己的大衣，披在對方身上，對方不要。他的班長說：

「穿上。咱們要突圍，不能叫一個同志凍壞。」

九連的一個戰士腿凍僵了，同班的人，把他的槍，子彈帶和背包卸下來，掛到自己身上。他的班長命令地說：

「把他架起走！」

一個叫大洋馬的就硬把那戰士架起走了。走在趙玉前面的是個新戰士，又是個病號。教導員要收容隊員照管他，可是，他不願意到收容隊，硬要跟班上走，他是一個脾氣很壞的人。掉隊了他靠着一塊大石頭蹲着，恰巧偵察班上來了。參加了這行軍偵察班的趙玉，得到偵察班長的允許，留下來招呼他並負責把蔡殿成交給後面的收容隊。趙玉把這個帶病的新兵拖起來：

「起來起來。再不走就要給凍僵了。」

「就是凍僵了才掉隊嘛。腿像木頭做的，爬起來也走不了。」蔡殿成冷冷地說。

「快！我拉你走。要不風要颳走咱們了。趙玉勸解說。

團長上來了。他站在趙玉他們旁邊，一面向通訊員說：

「到前頭去告訴教導員，要前衛連走慢一點。本隊凍壞些人，趕不上。」

通訊員走了。團長在烏黑中認出了他們。問道：

「還能走嗎？」

「腿桿子僵了，團長。」蔡殿成答道。

團長脫下自己的皮大衣來，叫趙玉給蔡殿成穿上：

「穿上暖一點。怎麼困難咱們也得突圍出去。」

團長又消失在前面了。臨走時，趙玉說他不願意到收容隊。團長說：

「他是新同志，不願意就算了，你帶他跟上隊伍走吧！」

「丟不了。有我就有他！」趙玉噙噀地保險說。

趙玉緊緊地夾着蔡殿成的胳膊，困難地向前走。當大風在溝里滾成險惡的漩風的時候，爲着不要被颳走他們就蹲落到地上，互相抱緊或者圍着大石頭。蔡殿成的腿被凍得越來越僵，他們走得就更慢了。隊伍從他們旁邊走過去了，「咱們掉隊了！」從來沒有掉過隊的趙玉，驚恐地喊叫出來。狂風也像是集中地襲擊他們，好像狼群在荒涼的山野中襲擊疲倦的單獨行走的旅客一樣。然而蔡殿成實在不能走了，兩腳因麻木而邁不開步了。他跌倒在地上縮做一堆，趙玉着急的說：

「掉隊了，我揹你走！」

「我不走，你快走！」蔡殿成固執地說。

「我揹你，咱們趕得上突圍的。」

「他媽的鬼要你揹。我要呆在這里。」這個新戰士的老脾氣發了。

情況是很嚴重的。趙玉不吭氣，揹起蔡殿成來就走。雖然他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可是，感覺到「老頭」——雖然矮小而孱弱的蔡殿成還不到四十歲，但因爲多病而又落後的緣故，戰士們都叫他「老頭」

——像株老樹似的沉重，壓得他的腰背像弓似的彎垂下來。并且，好像快要暈倒了，然而却不敢停下來，他清楚，一停止運動就要被凍死的。于是，他在體重的過重的重壓下，喘着氣，艱難地繼續向前邁

。可是，走不多遠，被後面突然奔捲過來的暴風颳倒了，沉重地翻落在一堆石頭旁邊。當他爬坐起來之後，立即把蔡殿成的腦袋抬起來，靠到自己腿上，這個病弱的大年紀的新戰士，凍得骨骸着；張開嘴苦痛地喘着氣。但是，他突然模糊地開口了：

「你爬起趕隊伍去！」

「我才不！咱們要死就死在一塊。」這個陝北青年說。

「碰了鬼了，你白白凍死在這鬼溝里幹啥！」

「我再攆你走。團長和教導員不會撿下咱們的！」

可是，蔡殿成突然粗暴地叫嚷起來：

「不要。去你的！」

趙玉再不吭氣。他爬起來，冷得全身痙攣，特別是兩腿慢慢凍麻了。然而他硬攆起蔡殿成走。他身上冒着冷汗，駝着的腰骨酸痛得快斷了。但就在這個時候，趙玉突然聽見有人聲了，團長派了幾個收容隊員和偵察員來找他們，就像一個山谷中迷了路的小孩，突然看見了來找他的家里人打着的燈籠火光一樣，趙玉高興極了！把蔡殿成交給了收容隊，他自己就和幾個偵察員趕隊伍去了。因為部隊遠遠的走到前邊去了，飛狐口里是空虛無人的，只有狼群在他們的附近饑餓地長號着，被凍壞得全身冰涼了的「老頭」沉重得像老樹根一樣。

部隊依然在陰沉的飛狐口里摸索着前進。前頭的人常常緊張地提示着：「冰堆。向左！」或者「亂石堆，提高脚步！」離明鋪約有五里地的樣子，趙玉跟着偵察員們趕上了隊列，並且找到了團長，趙玉報告了蔡殿成的情況，團長滿意點點頭。「行行！好好。」像魔鬼似的粗暴的冷風，在溝里威脅地奔捲着，呼嘯着。一下不禁穩腳就要被颳倒了，或者被撞倒在前面人的背上。這種怕人的陰風，夾着被翻颳

起來的懸崖上和溝底的積雪，在這死溝里亂飛着，掃打到戰士們身上。沒有人想到敢停下來休息，也沒有人想到抽烟，寒冷把他們征服了。大家被凍得垂着頭，沉默地跟着前面的人走。但有人喃喃地說：

「噢，我的耳朵凍出血了。」

「我的手掌硬得像塊木板，怕沒法推子彈上膛啦！」另一個附和着說。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前面的隊伍突然停止了；接着整個隊伍都停止下來，像發現了障礙而停在黑暗底隧道中的火車一樣。戰士們本能地想道：「發生情況了！」「怎麼打仗呢！這條溝就像胡同一樣窄；……的確，部隊在溝里是擺不開，兩旁是連草都不長的斷崖絕壁，爬不上去的，也沒有高地可佔領。……可是，咱們不能死在溝里！」爲着準備戰鬥，戰士們的凍僵了的手，在槍筒上摩擦着。一個機槍射手的手指凍腫了，彎不過來，他忍着痛拚命彎曲着扣板機的食指，弄得出血了。全本隊的戰士都緊張地注視着黑暗的前面，等待着前衛連的戰鬥的信號，一面猜度着：「和敵人遭遇了嗎？前面爲什麼還不打响呀！」

在最前面：前衛連已經接近明鋪了。可是，盡在前面的教導員，在彈距之內，發現了明鋪有火光。他立刻命令部隊：

「停止前進！」

在黑暗中緊張地行進的前衛連，像火車頭一樣停下來了，本隊也就是這樣，像火車的車箱一樣停靜下來的。團長到前頭來了。他們面對着有火光的明鋪，站在黑暗里。教導員報告了情況之後，接着說：

「我帶偵察班到前頭去看看情況。」

「要得」。團長點點頭。

偵察班集合起來了，趙玉從肩上卸下馬槍來提在手里，可是團長對他說：

「你攜蔡殿成剛回來，還是休息好了。」

「我要去！我冷得很，一行動我身上就發溫起來了。」
「行行，去吧。」團長在黑暗中微笑地點點頭。

教導員把駁殼槍機頭搬開了，向團長建議：

「叫七連準備衝鋒吧？」

「搞清楚情況再說。」團長細聲地吩咐。

教導員帶着一個班隱蔽在黑暗底下，匍匐着向明鋪搜索前進，不久，槍聲尖銳地在明鋪連續地響起來，團長命令前衛連準備戰鬥，一面帶上兩個通訊員跑到前面去了。大概爲着隱蔽目標，明鋪的火光突然熄滅了，槍聲繼續在村里一下一下地响着，好像雙方在進行近距離的對峙狙擊。整個明鋪是在黑暗的情況不明的狀態中！可是，當團長接近到離明鋪只有百來米達左右遠近時，槍聲就完全停了，風也暫時停止下來，明鋪是死寂的。就在這個時候，團長聽見前面有人走動的聲音，通訊員問道：

「誰？」

「五〇二呢？」教導員回來了。（註：五〇一是團長的番號）

「情況怎樣？」團長從黑暗中問道：

「發現敵人了！」

團長沉默着。通訊員的電棒，在黑暗的溝里射出一條光道，教導員大步地走近到團長面前來，繼續說道：

「四個敵人被消滅了，可是，搞出漏子來了。」

「剩下的敵人跑了嗎？」團長尖銳地問道。

教導員叙述着。他們進到明鋪時，有五個偽軍圍在一堆大柴火堆烤火，戰士們向柴火堆扔手榴彈即時炸死了四個，剩下三個跑到街上，一面跑，一面向偵察員們開起火來。就這樣打開了！他們沒跑到村

南頭，又給偵察員打死兩個。剩下一個也掛了花，可是給跑掉了！

團長略略提高嗓子地問道：

「派人追沒有？」

「李德貴和王炳和攆去了！」

教導員繼續報告着：「繳了敵人四枝六五槍，一部分彈藥，但年青的教導員，在黑暗中熱切地望着團長，說道：

「跑掉的敵人，不曉得攆不攆得回來，可是趙玉掛了重花了！」

「會死嗎？」

「活不了啦！」

「打到那個地方？」

「右腹部，子彈從腸子旁邊過去的。現在放在一個有火堆的院子里，叫單全福，李變成看着他」。教導員繼續彙報道：

「這傢伙就是那一股猛勁，敵人一跑的時候，他就在最前面衝上去了。剩下的三個給他打死了，只剩下現在跑掉的那個了」。他在後面嚷着「投降吧，王八蛋！你跑上天老子也要把你抓來」，那個王八蛋就朝這聲音對準了他打了一槍，就把他打倒了，可是他馬上又爬起來追上去，打了敵人一槍，他才暈倒在地……

「他媽的！」團長低聲叫起來。

前面又有人過來了。沙沙地响着的脚步声，是緊迫的，一聽就知道這個來人，定帶着嚴重的任務或消息。通訊員準備戰戰兢兢地板着槍機，可是團長細聲說道：

「不會是敵人的，咱們明鋪有哨，你跑前去問問看。」

在團長教導員前面五十米達的地方，傳過來下面的對話：

「誰？」

「李德貴，王炳和」

「敵人攆回來沒有？」

「不要扯蛋啦，教導員呢？」

「跟團長在這裡。」

電棒又在溝里打起來了，被風颳起來的積雪，在明亮的溝里飄飛着。

教導員問道：

「怎麼樣？」

「報告教導員，咱們沒有追到」：

「幹嗎不往下攆呢？」教導員高聲問道：

「因為沒有你的命令又怕你等着」

「見了鬼囉！」教導員生氣了。

「那咱們回頭去攆吧！」

偵察員請求着，立正地站在首長的前面，教導員轉臉詢問地向着五〇一，團長聽着他們，然後細聲地講道：

「這一個跑掉的敵人，對我們的突圍，有很重要的意義，萬一給他跑回岔道去，告訴了敵人我們的夜行軍，咱們這個營就完了。」

「團長，咱們去攆那傢伙回來！」

「要去攆回來！辛若一點吧，同志們！可能還來得及，只要馬上就出發」

團長低聲地堅定地說。偵察員們轉身走了。團長從後面囑咐道。

「回頭到明鋪來找我。」

「隊伍拉到明鋪去集結休息一下吧！」教導員說。

「行。」

部隊蠕動着，進入明鋪了，明鋪是在溝里較寬闊處的一個山莊，只有幾家人。在冷得要死的黑夜里摸索了半夜的戰士們，擠到敵方偵察員燒起的火堆旁邊去了。雖然很多人嚷着：「不敢烤火，一烤火凍了的地方，皮肉就要爛了。」可是，阻擋不住。並且爲着不給敵人發覺，他們踏熄了原來的火堆，在屋子裏燒起新的火堆來了。火光照出了他們的被凍得像石板一樣冷硬的臉面。他們感覺到任何強行軍之後所沒有的極度的軟弱和疲勞。這是多麼安靜的休息啊！他們背靠着背：或者把腦袋重落到膝頭上：有的就把被包枕在腦後，躺在鋪着大衣的火堆旁邊懷里抱着槍睡着了。其中一堆篝火週圍，圍着七八個人，有的在燒山藥蛋吃，有的默默地吸着日本紙烟，一面閒扯着飛狐口的寒冷和猜測着這次冒險的突圍結果。在外面，是烏黑的夜，狂風在呼嘯着。然而在篝火堆週圍，是和平，溫暖和疲倦，夜不知深沉到什麼時候了……！

臨時團部設在明鋪一家破院子里。特務員燒起篝火堆來了。團長沒有睡，但也沒有烤火。只是兩手扣在背後，在柴火堆周圍沉默地走着。等待着岔道方面偵察員的情報和趙玉的擔架，特別是因爲趙玉掛了重花，使他難受極了。

教導員快步地走進來。團長問道：

「部隊怎麼樣？」

「很疲勞。」

「凍壞了多少？」

「不多，只有五個人。我叫收容隊照管他們了。」

團長又問道：

「離岔道只有十里地，要加強偵察警戒啊。」

「我派下一個班帶一挺機槍去監視岔道方向了。」教導員彙報說。

「趙玉呢？」

「就抬來了。」

「要快點，不是在家里啊，」

團長的說話細而低沉，教導員跟了他很久，他習慣地了解，這種聲調是包含着內心深深的痛苦的，他的堅定的臉上，籠罩着看不見的憂鬱。接着，他又雙手背又在腰上，來回地走起來。

幾個戰士把趙玉抬進來了。其中一個彙報說：

「團長。花很重，怕不保險。」

「放在火堆旁邊！」團長說。

冒烟的火光，照亮了這個十九歲的陝北青年。他底端正健康而充滿朝氣的四方臉，失去了血色而可憐地消瘦而蒼白了。團長蹲下去檢查着經教導員和衛生員綁好了的傷口。警衛員的電棒，打到趙玉的黏滿了血漿的下腹部，團長低沉地說：

「左腹部打爛了，腸子都要出來了！」

這致命的彈傷，使得團長再沒有什麼希望了。他沉默着。在三個鐘頭以前當他去照顧蔡殿成的時候，他是多麼堅定和不顧自己啊，他大聲回答團長的話說：「丟不了，有我就有他！」特別使團長和教導員

想起在進明鋪以前，當團長說他擦蔡殿成剛回來，勸他不要參加明鋪的戰鬥的時候，他調皮的說「我要去我冷得很，一行動我身上就溫暖起來了。」團長甚至於後悔放他去參加明鋪的搜索！現在，再也不能聽見他底响噥而愉快的聲調了。重傷就要奪去這個陝北人的年青的生命。趙玉苦痛地呻吟着，但眼睛睜開來，久久地看着團長，雖然從眼睛里，可以看見趙玉是興奮和清楚的，但團長明白這是臨死前的眼光了。趙玉的聲音很微弱：

「還沒突圍嗎。團長？」

「馬上就突圍。你放心，我會叫他們掩護你。」

眼睛又閉上了。教導員摸着趙玉的逐漸冰涼的手。以爲是完了。但靜了一會，趙玉的眼睛又張開了。並且由於團長的安慰，他感激地瞧着團長，接着眼睛就慢慢凝固，並且像不認識似的，叮住團長和教導員，模模糊糊地吐着下面的句子。

「你們……突……圍……不要……管……我……」

然後閉上眼睛，難受地抽搐着，死了！團長，教導員，警衛員通訊員和偵察員們，圍在火堆旁邊看着圍在担架上的十九歲的趙玉，沉重地靜默着……

一會，團長轉向偵察員們說：

「你們負責關照趙玉的屍體突圍。」

這時有人在門口和警衛員談着什麼，接着有四個戰士忽忽地大步走了進來，他們是從北口峪趕來的。部隊出發的時候，團長留了兩個班在北口峪監視前面平原上的敵人。團長答應他們要在山口扼守六個鐘頭，約莫部隊到達岔道突圍之後，才能撤退的。顯然這個時候派人回來，一定有什麼事情。他們都帶着察哈爾的皮帽子，狐皮的大衣領子豎起來，把頸子包住了。大衣上還沾着被風吹上來的積雪。他們喘着氣，寒冷把他們的鼻子都快凍熟了，院里篝火堆在誘惑着他們，可是他們沒有去烤火，一直走到前頭

立在團長面前了：

「團長，副排長派我們來報告。北口峪發現情況了。」

「敵人進了北口峪嗎？」

「還沒有，可是平壩子上的敵人，有三百多步兵突然用照明彈，向我們山口上的警戒陣地進攻了。還有沒有？」團長聽完之後問道。

「沒有了。我們還要回去嗎？」

「團長看了一下錶，向他們吩咐道：

「你們回去告訴副排長，我們再過十五分鐘就從明鋪出發突圍。要他堅決抗擊敵人掩護隊伍後面的安全，天亮之後你們撤退。」

戰士們連火也沒有烤就走了。教導員發表自己的判斷道：

「敵人一定是知道我們離開北口峪向岔道突圍，所以企圖從後面追擊我們，并設法與岔道敵人取得聯絡，在突圍之前，把我們壓縮在溝溝里，在天亮之前殲滅我們。」

團長點點頭，一個個地應着，沉默地咬着上嘴唇皮，然後說道：

「北口峪隘口上的兩兩班，要他們抗擊到天亮是沒有問題的，好在平壩子敵人和岔道敵人通不上電話。可是，他們可以先搖西河營，西河營的日本人可以溜夜派騎兵通訊員去通知岔道敵人的。咱們必須爭取時間，立即進行突圍。」

他們看了一眼自己的錶，正十二點，明鋪離岔道還有十里地，要兩個鐘來才能走到，團長向教導員說：

「把隊伍帶到這里來，馬上出發！」

教導員豎起了大衣領子就出去了。這時巷子北端傳來了崗哨的高聲吆喝：

「口令！」

「短兵。五〇一呢？」對方大聲地回答。

接着兩個從岔道回來的偵察員，緊張地走了進來。他們的手溜彈綁在大衣外面。手里還提着上了刺刀的大槍。另一個偵察員的措上措着信號彈。團長問道：

「岔道情況怎樣？」

「五〇一，村子里有馬叫。山崗上點着一盞燈。」

「看得見村子里有火光嗎？」

「看不見。也沒有什麼人走動。」

「馬是吃飽了叫的，不是一匹是好幾匹。好像是出發前的情況哩。」另一個偵察員補充着說。

團長詳細地問着岔道方面的情況，並徵求他們對於這些情況的估計。他們補充着，五〇一耐心地聽着，最後又問道：

「你們碰見去攆明鋪逃脫的敵人的李德貴和上炳和嗎？」

「碰見了。可是咱們沒有遇上要追的偽軍。」

「要不，就是偽軍先發現了我們，爬在溝里隱蔽起來。」

團長皺了皺眉頭，沒說什麼。教導員又進來了。團長向偵察員說：

「你們去烤烤火吧！」

偵察員擠到火堆旁邊去了。團長向教導員說：

「岔道情況不明。但根據偵察員的報告，岔道敵人很大可能有準備。可能是偽軍逃回去報告消息的。要是偽軍捉不回來，那就惱火了。」

「我們應該立刻出發，無論怎樣這是最後一座難關了，隊伍來了嗎？」
「就來了，他們情緒都很高。」

戰士們從篝火堆旁邊站起來，揩上槍，拍掉身上的柴灰，就離開溫暖的火堆，迅速的向集合地點走去。一聽到出發命令，戰士們的疲倦就消失了。在他們身上已經找不到被風雪和寒冷所磨折的痕跡，從迅速堅定的步伐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意志都集中到突圍的目標上去了。他們想「飛狐口走過了一大半，現在只贖下十里地，就是刀山也得過去」，「快接近目標了。銅牆鐵壁也要攻下來！」。他們很少講話，在二路縱隊中走着。但是他們的感情是共同聯結在一個焦點上——突圍——念道，這次夜間動作的目標，像剛進明鋪時的火光一樣誘惑着他們了。

很快地，連隊就擠滿在團長的院子里，教導員向大家報告了趙玉的不幸消息。勇敢愉快的趙玉是全營人都喜歡的。大家立即記起了這個青年戰士在平日無條件幫助任何戰友的崇高的友愛精神，和在火線上的堅定和勇敢。團長沉痛地說：「這次困難的行軍，趙玉有很大的功勞，他自動冒着被凍死的危險，挽救了蔡殿成。特別是在明鋪，他英勇地殺死了兩個偽軍，他自己雖然受重傷了，還爬起來開槍，打跑了唯一逃跑的偽軍。……」

連隊在趙玉的屍身面前沉默着，三百多個腦袋低垂下來。他連上的好些戰士都悄悄地哭了。莊嚴的靜默！在院子外面，在這沉默的隊伍的頭上，是悲壯地呼嘯着的察哈爾高原的冷風。一會團長講話了，大家把腦袋抬了起來，團長的聲調是安靜而又堅定的：

「同志們！咱們要用勝利的突圍來紀念這次犧牲的模範的青年戰士，優秀的共產黨員趙玉同志。」
「對！」大家激動而悲壯地突然叫起來。

「可是，大家已經很疲勞了……」

「不疲勞！」戰士們集體的响亮的聲音，院子里充滿了熱烈興奮的情緒。

「同志們：咱們的情況很嚴重，後面平壩子上的敵人，已經發覺了咱們要突圍，已向北口峪攻舉，企圖進佔北口峪，從後面追擊我們。可是咱們前面的情況比後面還更嚴重，根據偵察員的報告，岔道敵人很大可能有準備，有燈光，有馬叫。更糟的就是那個從明鋪跑掉的偽軍沒抓回來，只要這個偽軍跑回岔道去報告，咱們的突圍更困難了，可是，同志們：咱們只有繼續前進，爭取時間突圍，否則就有被兩頭的敵人夾擊消滅在溝裡的危險！大家有把握沒有？」

「有把握！有把握！」大家雜亂的叫着。

「飛狐口還有十里地，大家渡過了這鬼門關頭，就是突圍目標，這是最後一座難關了。」

沒問題。刀山也得過去！——消滅岔道的王八鬼子。」

「困難是擺在前面的，可是大家要有信心。同志們：我們一定要突破這次難關，與涞源方面的主力會合。」

「狐狸飛不過去的，咱們也要飛過去——戰士們吶喊的回答。

部隊動了。團長簡單地說：

「以七連爲奮勇隊，掩護營本隊向敵人方向繼續前進！」

迅速地，這股小部隊離開了明鋪，沉沒在黑暗和風雪的漩渦里了。

岔道村座落在溝口的山崗下，通過了村東就可以走上往涞源的大道了。前衛連緊張地向前運動着，最前面攜帶輕機關槍的搜索部隊，機警地無聲地向岔道搜索前進，沒有辦法判斷：敵人已在溝口配備好了機槍火力呢？還是已向溝里進迫了呢？因爲敵人也是隱蔽在黑暗里的，突然，部隊傳開了前面團長的命令了：

「保持肅靜！我們已進入敵人的機槍射界！」

部隊慢慢接近溝口離岔道村只有五百公尺了，并且繼續向敵方警戒線秘密前進，在黑暗的隱蔽下，

前衛連進到村東敵人警戒綫上的步槍都可以打到的火力距離了，營本隊接到了團長的命令：

「本隊在溝口隱蔽集結，準備前進！」

七連長也接到了團長的命令：

「準備衝鋒，掩護營本隊突圍！」

夜冷極了，都張開嘴困難地喘着氣，狂風夾着雪片恐怖地掃盪着這夜里的高原的山谷，然而戰鬥的命令却使他們感覺到溫暖了，他們忘記了寒冷和疲勞，扣板機的手指不痛了，射擊目標——岔道，把戰士們全心全力也都吸引住了！勝利的慾望使他們忘記了一切，整個部隊都充滿了強烈的戰鬥生命力，前衛連在溝口把隊伍疏了開來，提着裝上刺刀的槍，隱蔽在黑暗底下，用戰鬥隊形向村子接近，在本隊跌傷了的新戰士蔡殿成要求教導員說：

「教導員，放我去參加奮勇隊，傷不要緊，我要替趙玉同志報仇！」

「不成不成，你們跟營本隊走！」教導員說：

搜索部隊已經接近敵人的警戒綫了。可是岔道村是靜靜的，偵察員所報告的那盞燈已經滅了。特別是離岔道只有三里地左右，去趕的偵察員把逃走的受傷的偽軍俘虜起來。在後面攻擊北口峪的平原上的敵人打了電話給西河營，西河營派去的騎兵通訊員還在路上，因此敵人全睡着了，他們估計八路軍不敢這樣冒險突圍的，又是大風雪之夜，因此他們警戒疎忽，團長的判斷完全證實了。敵人是準備早上二點鐘做飯，四點鐘向溝口前進來消滅北口峪的八路軍的。團長身邊的教導員說：

「敵人還在做夢，咱們的旗先走一步。」

「一切都是時間。」團長細聲地說：

「用機關槍把敵人叫起來吧？」年青的教導員興奮地說：

「等搜索部隊通過警戒綫再說！」

敵人的哨兵也睡着了，尖兵悄悄地迅速地越過了敵人第一道警戒線，可是當他們通過第二道警戒線的時候，敵人發覺開槍了，步槍聲拖長地在溝口開洞地響起來。團長靜靜地向教導員說：

「你帶營本隊從村東通過。」

教導員走了。團長吩咐通訊員：

「叫七連長向岔道敵人堅決衝鋒！」

雄壯的進軍號響起來了，猛攻開始！輕重機槍，擲彈筒和手榴彈組織起來的強烈的火力把敵人征服了。

夜是烏黑的，七連迅速地向敵人堅決衝鋒，在這突然的火力之下，敵人狼狽地奔跑着，叫喚着，在馬槽旁邊的馬羣，被密集的手榴彈所擊中，悲慘地嘶鳴起來。有的敵人被狂奔着的馬踏倒在地上。剩下的二百多敵人退守在村後山崗高地，並且進行了三次反衝鋒，企圖阻擋我們的突圍，然而都給英勇的七連粉碎了。我們的機槍在掃射着敵人，營本隊從岔道村東悄悄地迅速地越過了。

黎明，團長帶着隊伍，在陽光底下，順利地向涇源進發，而後邊，在岔道村，是死寂的。街道上狼狽地橫七豎八地躺着盡是日本的屍首和洋馬。敵人是大部分被我們突然的奇襲所殲滅了，正在準備開追悼會和焚燒屍首……

模範村長

深夜。

村長的屋子裏還透着菜油燈的亮光，他在統計着村裏人繳給山裏根據地的救國公糧。公糧的一部份，已經偽裝在牛車上，祕密地出了據點，連夜送進根據地裏去了。送公糧的人攔回信來說：這兩天部隊上可能有人要來他家裏隱蔽一下。因此他是一心兩掛的，常常停住筆，左手掌壓在算盤上，想：「莫不是出了事給鬼子抓去了嗎？」

淪陷區據點裏的夜是寂寞而又恐怖的。鬼子崗樓上的哨燈閃着紅光，街上靜得怕人。村長聽見鬼子的巡邏騎兵底急促的馬蹄聲從街上過去了。

他的十二歲的女兒金珠早就睡熟了，他還是輕輕地推撥着算盤上的珠子。可是有人拍門了。從拍門的穩重和輕聲聽來，他料想多半是自家人，敢情就是那個部隊上的人來了。可是老練的村長還是做應該做的事，迅速地把公糧單子藏起來，一面傾聽，想從拍門聲中來推測對方是什麼人。並且平靜地問道：

「誰呀？」

「山裏下來的。」對方說。

山裏來的當然是八路軍了，村長開開門，一個穿便衣的生疏人走了進來。對方警惕地向街的兩頭張望了一下，就細聲而親切的地說：

「好危險！鬼子的巡邏騎兵才過去咧。趕緊把門關上吧！」

可是村長沒有關門。他底銳利的目光，定定地盯住對方，打量着這個生疏人，皺起眉頭問：

「三更半夜叫門，你是幹什麼的呀？」

「我是二支隊武工隊員，到你村裏有任務，支隊長要我來找你。」對方眼睛意味深長地望着村長。

「那你是八路軍了？」村長依然觀察着對方。

「不是八路軍還是漢奸不成！快把門關起來！」對方像老朋友似的笑了笑說。

村長去關門了，在這短促的時間裏，這個農村黨員心裏作大膽的重要決定：「一點不像，不像八路軍，莫非是鬼子玩的計謀。」村長知道駐在村裏的松田中隊長是陰險毒辣的老特務。於是他又銳利而嚴厲地盯了對方一眼，這個生疏人的賊溜溜的狡猾的眼睛，使村長更相信自己的判斷了，於是，他再不言語，到櫃檯上拿了一條粗繩逼近這個生疏人。對方奇怪地問：

「你幹什麼！開什麼玩笑？」

「你不是八路軍嗎？」

「那我還是日本人嗎！糊塗傢伙！你怎麼要綁起自己人來了呢？」對方生氣地責備起村長來了。

「誰是你自己人！——村長開始動手綁那生疏人。」

「喂！——對方突然驚異地說：——你怎麼一下就翻了臉了呀？你和咱們八路軍關係有這樣久嗎！」

「你神差鬼使碰到老子手裏來了！誰和你共產軍有關係？咱是正正派派的西朝莊村長。大日本帝國皇軍治下的村長。」

村長高聲地說，並且抓住了對方的胳膊，把他的雙手反綁起來。對方悲憤地生氣了：

「你是混蛋！咱們八路軍把你當好人，你可來出賣我們？」

「可是我就沒把你共產軍當好人。」

「你是漢奸！黑狗子！看你能活幾天！」

「它媽的沒料想找上了漢奸。」對方憤激地說。一面觀察着村長的形色，並等待村長的回答。

「你是老鼠進布袋，自己裝自己啦。」

村長只是輕蔑地說着。並且突然從鍋灶旁抽出一根棍子來，抽打開始了。村長咬着嘴唇，舉起棍子，打在這個自稱『武工隊員』身上。對方掙扎着被反綁的雙手，躲閃着，一面注視着。咬牙切齒地問村長道：

「你真是要反革命，反對八路軍，不抗日了嗎？」

可是這些好像很懇切憤激的話，並沒有動搖村長的判斷。『是假的，沒看錯。』他想了下，就大聲憤怒地罵道：

「先打一頓你這狗養的，就送給皇軍去處置。」

「八路軍」叫着，竄來竄去躲閃着棍子，他女兒金珠早就被吵醒了，並且默默地坐在炕上睜着天真的驚異的黑眼睛，看着憤怒的父親和那被打的「八路軍」。她心裏想：「幹啥爸爸打起八路軍來了呢？」她開口了：

「爸爸，他是……」

可是村長嚴厲的目光把她的話截住了。並且命令她女兒：

「下來！打這個共產黨八路軍！」

金珠雖然只有十三歲。可已經是她爸爸的忠實的助手，替父親捎信給八路軍已經三次了。因此她雖然幼稚，却又是非常伶俐機警的，她不吭氣了。心裏想『爸爸打這個人心裏有數。八路軍他不會打的。敢情是漢奸……』因此她從炕上跳下來，找出一根小棍子，就學着父親的樣，一面罵着，一面打起這個生疏人來了。對方開始叫嚷起來，但繼續動搖村長，並企圖逃脫了：

「八路軍也是中國人，不要打了。你放了咱吧！」

「咱當西朝莊村長就專打八路軍！還想放你跑！」

你想到咱治安村來造反了。咱打死你再去報告皇軍！」金珠的尖嗓嚷着說。

父女兩根棍子一下一下落到這個倒靨傢伙身上，肩膀和頭上，對方狼狽地在屋子裏逃閃着。像條老鼠，並且狼似地呼號着，可是村長想：還假嗎？老子打到你承認。於是，怒罵着，向女兒說：

「打他的狗臉！」

對方掙扎着反縛着的兩手，雙腳滑稽地跳着。腦袋亂轉着，躲閃着棍子。下巴和鼻子被打腫和出血了，他逃到櫃檯後面。一面爲着躲避棍子！把臉伏在櫃檯上，號叫着說：

「不要打不要打；不是八路軍，我是皇軍！」

村長心裏樂開了，可是棍子落得更緊了，向他女兒說：

「不要信他的鬼話，他是騙咱們的。打他！」

「看你這鬼樣子才不像皇軍哩。」金珠吮着嘴巴，一面高興地想：「我還是頭一回打鬼子咧，爸爸真能成！」

「我不是騙的，我真是皇軍。」這個老特務突然理直氣壯起來。他以爲村長一定會放開他，請皇軍求饒了。

可是，村長更硬了。把皇軍從櫃檯後面拖了出來。

「你這個八路，還敢冒充皇軍？咱們把你送到皇軍那裏。槍斃你！」

村長左隣右舍的老鄉被吵醒了。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情，都跑來叫門。金珠跑去開門，低聲而又興奮地告訴自己隣居們：

「咱家在懲鬼子裝的八路咧，你們都來打吧！」

男男女女四五個擁進村長屋裏來了，村長向他們使了個眼色，大聲地說道：

「來！把這假冒皇軍的八路軍網起來，打死他！」

老鄉們吵嚷起來。有的用腳踢，有的用棍子抽，金珠却朝皇軍臉上吐口沫。老鄉們把這傢伙的雙腳

也纏起來。他們嚷着『像綁豬一樣，要綁緊！』由於農民們的民族仇恨心，把這個在中國住了十一年的老特務打得半死了，躺到地上，兇惡地嚷着：

「我是皇軍，放開我！」

「還是皇軍，打！」村長說。

「我真是大日本皇軍，不信你到司令部去問。」對方像條狗似的喘氣了。

「打！還敢冒充！」

「你們都要殺頭！打皇軍，噫噫。」日本人威脅着。

「打！」日本人越兇，老鄉們就打得越兇了。

這個受懲罰的重傷的日本特務，被全身纏緊丟到地窖裏去了。然後，老鄉們就哈哈大笑起來，金珠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可是，都担心着：「咱們打了鬼子怎麼辦呢？」村長笑了一笑說：

「不要緊，老老實實報告皇軍嘛。」

第二天上午，西朝莊據點的松田中隊長，像廟裏的兇神，裝腔作勢地坐在靠背椅上。他是在中國住了十六年的老特務了，他讓村長進來。村長報告說：

「太君，咱家夜裏來了個八路軍，還冒充皇軍咧。咱們把這傢伙打了一頓。送來給皇軍司令了。」突然，松田得意而滿足哈哈大笑起來。閃着狡猾的眼睛說：

「那是皇軍，是我叫他裝八路軍去試探試探你是不是忠實大日本的。」村長裝做驚慌極了。惶恐地說：

「太君咱們該死！打了皇軍」

可是，松田站起來，挺着胸脯走到村長面前。皮靴在地板上敲着。讚揚地說：

「打得好！打得好！」

然後又伸出了大拇指：

「有人告你跟八路的有聯絡，皇軍不相信的。你大大的忠實大日本，是模範村長的！」
接着，松田就出去看自己的傑作去了。那個傢伙被綁在門板上，像狗似地呻吟着。

薛秀明

是一個夏天的午後，通訊員薛秀明蹣跚到營部旁邊的聚樹林里給他的短馬槍「洗澡」去了。他用紅綢破片蘸着用鷄油煉成的擦槍油，細心地洗擦着槍機的各部份，就是教導員替他刻在槍托上的「薛秀明」三個字都給鷄油擦亮了。完了他裝上了擊發機，朝棗樹梢尖上瞄了一下，正想回去。教導員就從對面走了過來，雖然薛秀明已經十八歲了，但教導員還是把他當小鬼常々和他鬧着玩的。他檢查着擦得發亮的短馬槍笑道：「小鋼炮，遭遇了敵人你怎麼辦呢？」

戰士們都很喜歡小鋼炮，因此就把這名字送給他來表示對這青年的熱愛，這比叫他「小鬼」還要親切。

「遭遇了敵人你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薛秀明對着教導員擠眯着他那捉弄人的眼睛——那麼着，咱的馬槍同志就要開洋葷

啦。」

不久，營通訊員薛秀明和他短馬槍的故事，就在各個連隊傳開了，神星殲滅戰接近結束的時候，營長要薛秀明到另一山上去告訴二連長：「截擊從樹林中逃走的敵人！」薛秀明完成了營首長所給的任務。可是當他回來時，走下一個山坡的時候，他看見有三個偽軍在山脚下的沙溝里逃跑着。這使小鋼炮唸起營長給二連長的口頭命令來了：「截擊從樹林中逃跑的敵人！」他高興的想：「這回可該我小鋼炮發洋財啦。」他迅速把馬槍取下來，拿掉塞在槍口上的五色絨球，低聲嚷道：「同志，預備！你開上洋葷啦。」可是當薛秀明趕到溝溝里，正要瞄準放射的時候，偽軍們發現了他，就跑得更快了。小鋼炮端起槍

追了上去，一面高聲喊道；

「站住，開槍啦！」

可是僞軍們更狼狽的逃竄了。小鋼炮着急起來；「噢，再不想辦法，可不是咱追他們，是他們拖起咱在後頭跑啦。」小鋼炮忽然想起自己帶着哨子，便從袋子裡掏出來吹開了，並且假設着對面有隊伍和監視哨，大聲喊道；

「對山二排的同志們；塞住溝口，不要讓這三個二鬼子跑掉呀！」

「三個二鬼子朝你們那邊逃哪，哨兵同志，截住他們！」

「你們往那兒跑？四面都是八路軍。」

在火綫上被我們殲滅火力嚇壞了的僞軍們，以為前面真的有八路軍來截住他們的去路，就膽怯地呆住了，薛秀明就响亮的威脅的喊道；

「站好，動就開槍啦。」

可是他們從逃跑的時候開始，依然手里是端着槍的，而薛秀明只有一個人，而中間的距離却不到一百米遠。沒有戰鬪經驗的小鋼炮心虛了起來；

「要是他們識破了咱只有一個人，咱可就要做了二鬼子的活靶子啦。」

於是他一邊監視着對方，一邊朝後大叫道：

「你們快上來，二鬼子給對面的二排截住了哪。」

可是聽見了「八路軍」的字眼就發抖的僞軍們，已經失掉了對於敵情的判斷力了，他們相信自己逃不出八路軍手里了。就老老實實地站在薛秀明對面，並且畏縮的擠在一齊。在他們聽來，薛秀明堅決的聲音，是只好服從的強力的命令：

「支起槍架來。」

精神上完全被解除武裝的偽軍們，順從着，把三枝槍聚攏起來，結成三角形槍架，小鋼砲又喊道：

「卸下子彈帶來，放到槍架旁邊！」

當偽軍們依照命令做完之後，小鋼砲的膽子更大了，「你們要跑也跑不掉了。」於是他像在操場上的指揮員一樣，極力裝出大人的威嚴，響亮的喊道：

「成單排向後轉！」

偽軍們和薛秀明站的方向一樣，他們的背朝着他了，於是又命令道：

「向前十五步——走！」

徒手的偽軍們，像操場上的新兵似的，按着正規步法整齊地向前走，薛秀明在後跟着上去，一壁算着步數，二鬼子們沈重的劃一的脚步聲，在沙溝裏殺殺的響着，離開槍架向相反的方向走開去。十四步之後，小鋼砲叫道：

「立定！」

「向後轉！」

偽軍們停下來，又在十五步之處向後轉，面對着八路軍和槍架子。薛秀明提着槍走到槍架前，把三枝大蓋分掛在左右肩膀上，他那對大眼睛由於喜悅和滿足而不斷的眯着。每一枝槍他都看了一下，板動着光滑的擊發器，把子彈都卸了來，他高興得幾乎要叫了起來：

「洋財發上啦！盡是三八式！」

薛秀明把沉重的子彈帶也掛到肩膀上去了，可是他怕在敵人面前暴露了自己幼稚的小鬼氣，看出來自己是小八路。就又裝起大人來，向面對着自己的偽軍們命令道：

「便步走！」

俘虜們走近離他自己只有兩米遠了，他說道：

「立定！」

俘虜們惶惑而又恐怖地望着他。薛秀明學着敵工幹事的口吻說道：

「都是中國人，你們不要怕呀！」

「是。」俘虜們驚恐地齊聲應道。

小鋼炮快樂極了。「還是頭一回捉到敵人呢；作算不是『皇軍』是二鬼子，可是，也是敵人呀；」他走到老老實實地垂着手的俘虜們面前，揪着繡着金帽花的偽軍帽子，吐了一口唾沫，輕屑的皺了一下鼻子，雖然隊伍和營的指揮所就在附近，但是，機靈的小鋼炮還妨着面前的二鬼子們，發現了自己只是一個人，翻起臉來奪他的槍，襲擊他，就警告道：

「你們『皇軍』都給我們八路軍殲滅了，咱們隊伍就在前面。」

薛秀明跟在二鬼子們後邊走着，三枝槍有幾百子彈，壓得他走路都搖擺起來。槍與槍互相碰擊着，他高興極了，眼睛眯着，瞟了一眼提在手里的短馬槍：

「噢，同志，你跟了咱小鋼炮還沒跟錯哪。」

通訊員薛秀明不打一槍，活捉三個偽軍繳了三枝三八式的消息，立刻在全營動人地傳開了，戰士們熱情的亂談着他這有趣的故事：「能成，真是一個活的小鋼炮呀。」薛秀明給二鬼子們上了一操哪。教導員笑着說：

「偽軍有三個，要是他們膽子大，放你一排子槍，花名冊子上可就要勾掉你的名字啦。」

「人多有鬼用呢，他是二鬼子，我們是八路軍呀，一個頂他們三個還不算多哪。」

教導員因這充滿着自信心的答覆，滿意的地稱讚他，然後薛秀明又瞅着眼皮，閉上左眼，向教導員「瞄準」了一下，吹開了；

「二鬼們聽見咱叫『對面』二排截住溝口，不要讓溝里的敵人跑掉呀！」這麼着一喊，他們可就給咱

糊住吧。

年青的教導員快樂地大笑開了，沉默寡言的營長也笑了起來，簡短的鼓鑼道：

「要得！小鋼炮。」

然而營長馬上又嚴肅起來，並且近乎嚴厲的警告道：

「做事還是要小心，胃里胃失總會搞出漏子來！這會算是給你碰上的，不要昏頭昏腦就驕傲開了！」

「小鋼炮是怕營長的，他膽小的瞟了營長一眼，低下眼皮來：

「不會驕傲，咱是共產黨員嘛。」

在軍人大會上，營首長號召全營學習通訊員薛秀明大膽和機智，並獎給他十排子彈，和一把純鋼的精美的日本短軍刀，這次神星殲滅戰鬪的勝利品。

二

在夜晚一個莊嚴的會議上，薛秀明成爲一個正式黨員了。由於在活捉偽軍的功績上，考驗他是勇敢而忠實於革命的，團的總支部書記批准了候補黨員薛秀明提前一個月轉黨，他是河北定縣人，一九三七年冬天，就參加部隊了的，當時只有十三歲，因爲家里窮，哥哥就給地主放羊去了，他跟着母親度過艱苦的童年；常常到附近山谷裏去採摘野菓子和楊樹葉子作食物，或者就跟着母親到曠野裏去拾柴火。從小就在風吹雨打的山野間過生活把他鍛鍊成爲結實頑皮倔強的小孩子。神聖的戰爭，燃燒到他們的故鄉來了。他那裏很多青年都捲進參軍的浪潮裏面去了。他母親不讓他走。於是，在十二月冬天的一個夜裏，有一支隊伍在他村裏經過了。這個野孩子聽到村街上的馬蹄聲和雜亂的脚步聲，就爬起來搖醒他的媽媽，要求道：「媽，我要去參加哪！」

母親說他太小了，過兩年再去當八路，可是薛秀明死纏着，他媽生氣了：

「咳，你還沒槍高咧。」

「八路軍沒槍高的可多着哪。」

「你不要你媽啦？」

「媽也要，八路軍也要！」野孩子執拗的說。

薛秀明的母親知道自己的孩子性子野，就把門鎖了起來。可是這個野孩子却悄悄地從一扇破爛的小窗子上跳出去走了。隊伍已經過去了，這個十三歲的小孩，赤着腳，只穿着一件短得露出肚臍孔的破棉襖和露出膝蓋的破夾褲，在寒冷無人的夜道上跑着，追趕着隊伍，並且給他追到了，營長嫌他太小，叫他回去，野孩子哭開了，纏着：

「要參加哪！」

青年熱情的教導員，看着站在面前被凍得打顫的赤腳纏纏的野孩子，深深的感動了。並且由於追趕隊伍他喘着氣，左手提着快要掉脫下來的褲子，狼狽極了。教導員向小勤務員李萬春要來一双按上鞋帶的鞋子給這個從家裏「開小差」的小孩子穿上了。就從那個夜裡起，薛秀明就永遠的離開了母親，在八路軍裏生長起來了。四個年頭中，他當過勤務員，電話員，又下連隊抗過四五個月大槍，因為太小，四年開頭，營長就把他調回營部來當通訊員了。夏天八月他加入了共產黨。可是他隱蔽了年齡，十七歲說成了十八歲。小銅炮當時心裏想：「噢，要十八歲才答應入黨，還差一年，要熬一年！群眾」可真是惱火哪。「多報告一年又有啥關係，又不是偷東西！」因此當通訊班長李萬春（也是黨的組長）和他談話時，他說：

「十八歲，屬豬的。」

「着實嗎？」

「誰哄你，咱薛家三代也沒有騙過人！」小銅炮大聲說。

李萬春和教導員相信了他十八歲，因為薛秀明長得身材又粗壯又結實，完全像個青年人了。然而

提前給他轉黨這件事，使他感覺到隱瞞黨是可怕的羞恥，他決心告訴「老大哥」了。老大哥就是通訊班長李萬春，他最親密的伙伴。薛秀明很敬愛他。他比小鋼炮要大四歲，二十二歲了。但他所以成爲小鋼炮的「老大哥」，除了年齡之外，還因爲李萬春是作戰有經驗的人，當過兩年戰士，又是模範的射擊手。在戰術和技術學習上，給小鋼炮很大的幫助，如教他如何掌握射擊要領，如何進行單個防禦戰鬥等等，除此，李萬春是察哈爾人，帶着察哈爾人民所特有的忠厚和純樸，他是四方臉，額角很寬，是一張土里土氣的士兵的又是農民的臉。在轉黨之後兩三個月的樣子，在一個遊戲時間，小鋼炮把老大哥邀到叢樹林裡，可是，他長久不談話，只是眼睛看着地下，這就說明有問題悶在肚裏了。

「說吧，咱們慢慢商量嘛。」

「咱騙了黨哪，咱今年才十七歲，不是屬豬是屬蛇的。」

他的腦袋垂着更低了，眼睛空虛的向着地下，接着他又說道：

「這是不對，我也不贊成我！我找你談——就是談這個問題。」我，我要求關我的禁閉！

老大哥聽到請求關禁閉時，就善良地裂開厚嘴唇大笑起來。他安慰他，但最後，又以一個老大哥的態度溫和地批評道：

「你年歲也慢慢大了，又是一個正式黨員了，往後可不敢再這樣調皮啦。」

「再不調皮了，你也批評嘛。」小鋼炮擡起頭來，熱切的望着老大哥的臉。

叢樹下談話之後，薛秀明的確是慢慢變得老誠和沉靜起來了。

一九四二年秋天，強大的敵人的部隊，從四面竄進了根據地。全面的反「掃蕩」也開始了。戰爭到處在進行着，從每一個角落裏驅逐着被擊敗的敵人。在一個下午，營部轉移到溇沱河右岸一個山頭上，營長剛從火綫上下來，一天還沒有吃飯，就蹲在山上一棵樹下寫好一封信，要薛秀明去找團長。由於戰

爭的嚴重情況，他們和團部失掉了聯絡，電話也打不通了！營長只是約摸的估計團部在范莊，要薛秀明自己去找。只是叮囑了他一句。

「回來到塔山一帶找我。」

薛秀明習慣的檢查馬槍，日本軍刀和手榴彈，因為輕裝，他只帶了三排子彈，當他出發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候了。他以急行軍速度走了將近六十里山路，直到夜裏十點鐘，他才在靈官坊一帶找着了團部，因為團長在天黑之前，就離開了范莊了。他完成了任務，營部與團長間的聯絡又建立起來了，可是薛秀明只休息了半點鐘，團長就給他一封信，叫他立即出發，並且命令道：

「要在明早十點鐘左右，把信送給你們營長。」

信的內容是有嚴重的軍事秘密的，團長雖是知道薛秀明忠誠可靠，但依然嚴厲地警惕道：

「情況很嚴重，不要搞出漏子來，日本人的機關槍也是要吃肉的呀！」

團長又告訴他：他來時走的路，已經回不去了，被敵人斷切了，給薛秀明指一條新的路線，團長說：「走這條路到塔山一帶，有六十里山路，現在十一點鐘，太陽出山你就可以趕到了。不過這條路的情況也很嚴重，你要在半夜通過，天一亮就靠不住了。」

「錯不了」，小鋼炮把信件妥當地放在掛包裡，敬了禮就走了。

夜，充滿着戰爭的死寂的氣息，薛秀明在淡淡的月光之下，迅速的像個影子似地，悄悄的向前走着，夜愈深，就愈是充滿了戰爭發生前的緊張和恐怖。在下半年夜兩鐘點光景，在一段河灘道上，突然有沙沙的脚步聲，從他對面走來，小鋼炮習慣的卸下馬槍喊道：

「站住！」

「幹什麼的？一對方站住了。」

「你是那一部份。」薛秀明板動着擊發機，發着响聲。

你是那一部份。」對方更嚴厲地反問着。

「你是李萬春嗎？」小鋼炮突然聽出是老大哥的聲音了。

「喂，小鋼炮，」這滑稽的遭遇，弄得這對老伙伴哈哈的笑開了。小鋼炮快活起來了，李萬春在半年前就調到團部當通訊員去了。他剛到教二團部去送信回來，準備回到團部那邊去，他們走到一齊了，因為團長覺得任務很重要，情況又壞，光是小鋼炮一個人走，團長不大放心，所以，走前叮囑薛秀明要是路上碰到李萬春，就叫他一齊去送這份重要的信件。在路上，這對老伙伴低聲談着分別之後的戰鬥生活和自己辛苦的工作。小鋼炮實在已經很累了。老大哥說：

「馬槍和手榴彈給我措吧！你累了。」

小鋼炮順從地把馬槍和手榴彈給李萬春。就是這樣，薛秀明跟在老大哥後面，摸索着，在難行的山道上，悄悄的迅速地走得很久很久。最後這對徹夜走路的通訊員，停在一處山崗底隱蔽面的山神廟里休息下來了。這是一座只有兩張四方桌那麼一點點大的山神廟。李萬春趁月色在附近尋到一大把柴草在土地祠里燒起一堆篝火，從掛包裡掏出來山藥蛋和紅薯烤起來了。夜是死寂而又活躍的，在遠方，矮山崗後面，照耀着一片通紅的火光，李萬春說；那是日本人在村子里，怕八路軍襲擊，不敢睡覺，就燒起大火來壯自己的膽子，在東南角上黑暗的遠處，不時傳來沉重而單調的炮聲，然而在土地祠週圍，是嚴重的死寂！老鄉們全都堅壁上山了，村里是空的，並且到處已埋下了地雷，準備歡迎日本人來，這是嚴重的恐怖之夜，只有這對夜行的通訊員，坐在隱蔽的土地祠裏的火堆面前，用小樹枝從火堆裏把燒好的紅薯和山藥蛋挑了出來，狹窄而低矮的土地祠裏瀰漫着柴火煙，老大哥把紅薯皮上的柴火灰彈了一彈之後，給小鋼炮，而自己却吃山藥蛋，他們悄聲談着是不是快天光了？到塔山還有多少路？要經過那些有日本人住着的村子等等。薛秀明咬着烤焦的紅薯并且慢慢的睡着了！他靠在正中的牆壁上，手裏抱着短馬槍，而腦袋，却從壁上慢之的斜落下來，靠到老大哥的寬潤的左肩上去。燃燒着的火堆唧唧啾啾的響着

，在黑夜裏，亮的暗紅色的火焰，照出了小鋼砲的青年人的結實的身體，和健康的臉面。爲了不要使他的腦袋，從自己的肩頭跌下來，老大哥就用左手抱着他的脖子，慢吞吞的向左轉過身來。這樣小鋼砲就睡落到老大哥的懷裏了。李萬春把他帶的灰軍毯打開來，小心地蓋在他的伙伴身體上，他那張土里土氣的上兵的又是農民的大臉盤上，浮上了慈愛的表情。他想：

……他連着送了五天五夜信，沒正式上床睡過覺。他想昨天一天送了七次信，剛回來營長又叫他來找團長了，可是在團部裏連氣都沒有喘定，營長又叫他出發了，又整整走了一夜，這一天一夜，他頂少也走了二百七八十里，飯也沒趕得上吃一頓，就是騾子也得乏了！在反三掃蕩時，營里的通訊員，比分機的电话員還要艱苦啦！……時間還來得贏，讓他睡一忽吧。

李萬春清楚團長給營部的信，定是非常重要的。他沒有睡，在計算着路程和時間，到塔山一帶還有二十多里地，太陽出山就可以趕到了，只要路上不發生情況，他望着篝火堆盤算道：

「香坡日本人佔着，過了香坡就保險啦！……」

四

半點鐘之後，這兩位澈夜行走的通訊員，就又離開土地祠繼續夜行軍，走過幾條山谷和沙溝之後，就轉入到兩山之間的平川里來了。他們瞅見在東南山崗上，亮着一盞綠色的燈，那是敵人臨時修築的碉堡，在那盞哨燈下面，就是香坡，前天才給日本人佔住的據點。在西邊天角上，掛起來半片殘缺的月亮，他們在籠罩着月光的開濶地上，用強行軍的速度，迅速機警的走着，可是，走了約摸幾里路的光景，突然老大哥低聲警告道：

「有人！」

李萬春發現側方有人影，偷偷的跟隨上來，可是他沒有停下脚步，而是領着小鋼砲迅速的往前走，

然而的確是有人！在月光中，他們發覺後頭也有人影出現了，并且這陰險的暗探的追隨的脚步聲，開始在後響起來了，李萬春停了下來，低聲命令薛秀明道：

「臥倒！敵人發現咱們了！」

老通訊班長李萬春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們被敵人帶輕機槍的監視哨隊發現了。狡猾的日本人馬上判斷，這黎明的夜行者，一定是八路軍或民兵的交通員，因此，派了三個哨兵來捕捉這踏進機槍射界的落網者，並企圖在他們身上獲得關於八路軍的重要的情報，可是當他們臥倒下來的時候，日本人也爬在地上隱蔽起來了，李萬春伏倒在地面上，冷靜地監視着周圍的開闔地，人影和脚步声又沒有了，然而李萬春清楚這說明情況更嚴重更尖銳了。唯一的辦法，就是迅速的擺脫敵人。于是老大哥輕聲的說道：

「一起來走。不要發出聲响！」

可是起來走不了幾米遠，脚步声又緊跟上來了，並且第三個人影從右側又出現了。三個日本監視哨兵從後面和兩側包圍了上來，他們又被逼伏倒在空曠的麥田上，李萬春知道是無法避免作戰了。他把打二十發的馭殼槍掏出來，搬開了機頭，準備開火。薛秀明躺在離他三米遠遠的左邊，端着馬槍監視地瞄準前面，決心作戰了。可是李萬春簡單的說道：

「我打掩護，你快走！」

「不，咱們一齊打他狗養的。薛秀明的眼睛沒有離開槍口向着的前面。」

「不要，我一個人頂住就成了，你快送信去！」李萬春的口氣是帶着無可商量的。」

「你的盒子槍不準，可不，你去送信，咱打掩護！」薛秀明不聽話。」

敵人怕他們逃脫，從兩旁射擊，並且大膽的向他們躍進了，李萬春左膝跪倒下來，右腳伸向後面，大號頭馭殼槍擱在左膝蓋上，瞄準射擊，一面着急起來！

「你不走，團長的信送不到怎麼辦！」

接着他用通訊班長的資格發厲地命令還是跌倒在旁邊他的伙伴：

「送信比命要緊，服從我的命令，快起來跑！」

臨出發的時候，團長關於命令重要的話，在這重要關頭，又浮上了薛秀明的腦里，加上他爲了服從通訊班長的命令，就逃起來，離開了李萬春踏起脚尖向前跑開了。他一翻身就聽見老大哥的盒子就打响了，接着敵人知道捕捉不成，監視哨上的機關槍就突然又開起火來，他聽見老大哥爲着掩護他送信，而沈着的一聲的槍聲，有時，李萬春的廿發的盒子，又像機槍似的兇猛地連發開了，可是，當薛秀明向前跑了約摸只百米遠的樣子，聽見老大哥的盒子突然啞了！薛秀明脚步慢了下來。他心慌的想「糟哪」，不是卡住了就是老大哥犧牲了！然而他知道老大哥的大號頭盒子是不會卡住的。于是他猜斷道：「可不可能，老大哥十有九是犧牲啦！」于是他動搖了，想跑回去找他的伙伴，但接着他又清楚的盤算：

「找了老大哥就送不了命令！要送命令就找不了老大哥！」

「送不到命令就喪失了營長的重要事。這不能成，不能成！」

送信是一絕對的一念頭，解決了薛秀明心頭的矛盾，決心犧牲他的伙伴了。

薛秀明在開闊的麥田上，奔跑着，離開敵人的機關槍射擊已經遠了，但在月光中，三個日本哨兵又很快的追上了他，擺脫敵人是完全不可能了。並且被迫蹲下來。一跑不掉就打！薛秀明想着，就跪倒在地，朝着約有四百米遠距離的追擊着發射了，他用李萬春教會的一單個防禦戰鬥一的動作，一面射擊，一面朝後退着，有時爲了避免被敵人集中火力所擊中，就側着身臥倒下去，滾到附近的地方繼續射擊起來。然而他由於輕裝，只帶了兩條子彈，因此他的子彈很快的就打完了。敵人是還不敢拚命衝鋒上來的。恰個的薛秀明立即抽出日本軍刀，在地上挖了起來，然後他抽掉撞針，塞在掛包里，就把空馬槍埋了進去，又把土掩埋上了。爲了怕敵人發覺，他全身在鬆土上滾了幾轉，所有這一切，小鋼炮是做得這樣鎮靜這樣熟練而又迅速，五分鐘就給做完了，他想：

王「八鬼子，你莫想得到八路軍的槍，有種的，找出來就算送給你！」

在埋槍的停止射擊時間，日本哨兵已經着着迫進到離他只有一百米遠。並且估計了射方的子彈已經打完了，因此用班進攻的動作，包圍衝鋒上來了，企圖捕捉這落網的八路軍，小鋼炮又被迫作戰了。左側面的一個哨兵接近到離他很近，「正是手榴彈最好的投擲距離，繳住吧！」薛秀明對準着暴露月色中的黑影，主動地打出了第一個手榴彈，那個日本人跌倒了下去，剩下的兩個日本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槍，從兩側迅速地衝了上來，薛秀明又掏出了兩個手榴彈，用兩隻手迅速地朝兩邊扔了出來，他知道右邊一個被炸死掉了。左邊一個卻沒有打中，而跳了開去向他開火了。薛秀明又臥倒下去，就在這個時候，強頭的日本人又像狼一樣地猛撲上來了。刺刀在他面前閃着亮光。他慌了，薛秀明沒有槍來進行刺殺，而又來不及跑，就把最後一個手榴彈丟了出去。在他面前爆炸開來，並發着火花，由於距離過近，他的大腿和左手都被炸傷了，被炸成重傷的日本鬼子在他的旁邊呻吟着，掙扎着，小鋼炮沒有了槍，手榴彈也打完了，他清楚的意識到了；

「再上來兩個日本鬼子，就活不成了，咱可不願意死，咱還要完成任務！」

于是他迅速的跳起來，拚命的向前跑了；

「只要日本人不追上來，團長的信就保險。」

他沒有選擇道路，而在空曠的麥田上瘋狂了似地快跑着，這只有在月夜，在開闊地上才有可能，他跑得困難地喘着氣，並且記不得跑了多遠了，覺得後面沒有什麼動靜之後，他才放慢脚步安定下來，他斷定是已經擺脫了敵人，心里恨恨的向日本人挑戰道；

「有種的就追上來吧。」

薛秀明借着月色在找尋道路了，可是突然又聽見後面有响聲了，香坡據點的敵人，得了封鎖哨的報告，派了騎兵來追捕他了。日本騎兵在鋪着月色的麥田上追趕着，薛秀明又拚命的跑開了。很快的他聽

到了有兩匹到三匹馬的雜亂的馬蹄聲，並且這威脅人的急促的馬蹄聲是越來越近了！薛秀明本能地摸了摸掛在日本腰間的鋒利的日本軍刀。顯然，他是意識到，就要和鬼子騎兵拚命了。就在這個時候，他撞到一個障礙上跌倒了，幾乎暈倒過去。然而快追上來的馬蹄聲，立刻使他清醒地明白要做俘虜的嚴重的處境，他爬起來準備跑，但他發現了身邊障礙原是圍着一口井的井欄，敵人的騎兵已經從側面迫近了。薛秀明沒有可能估計是怎樣一口井，他就踏上了泥土打成的井欄跳了下去，沈重地跌落到井底了。

日本騎兵們，在周圍轉着圈子搜索着，最後，他們發現了這口井了。他們下了馬，在井口邊上窺探着，并且斷定八路軍是跳到井裡去了。但因為怕八路軍從井底朝上射擊，他們不敢下井去搜索。狡猾的日本人知道；投到井里的八路軍，像爬進布袋裡的老鼠一樣，是跑不出去的。他們像鴨子似的嚷着，三枝短槍集中向井底射擊，槍聲在井洞裡吼响着。日本連續的打了十來槍，像槍擊被關鎖在鐵籠里面的俘虜一樣，然後騎上馬奔跑回去了。井里是死寂的，只是噴着濃的彈烟……

六

月亮落了。這是一口丈把深的枯井，井底周圍是凹岩進去的。所以當敵人迫近井跟前的時候，他就像一隻蛇似的爬進凹岩下去了。這天然的掩體，救了小鋼炮的命。敵人朝井口射擊了，他恨恨地想；

「射中了老子，就算你王八鬼子是神槍手！」

同時，小鋼炮緊緊的握着日本軍刀，準備鬼子下井來，他屏息着呼吸，心裏罵道；

「有種的就下來；咱這把刀還沒有見過腥咧。」

他長久地傾聽着上面的動靜，知道日本騎兵已經走了，薛秀明才從井岩裏爬出來，他仰望了一下上面，看是不是天亮了？在暗井上面，依然是靜寂的夜……他摸着掛包里的信。同時，小鋼炮又想起馬槍和老伙伴來了，像一個病得失去知覺的小孩，在清醒過來之後想起了最心愛的東西和親人一樣；

馬槍埋着沒關係，讓他歇着吧。可是老大哥不是犧牲了，就是掛了重花啦，他一定還在那棵單獨的

老榆樹附近，我要去把他搯回來。他準還活着呢！他有經驗，有辦法，他沒死……

薛秀明之所以意識到老大哥是犧牲了，只是因為當他服從命令向前跑開的時候，聽見李萬春的駭聲槍突然啞了。但這是幼稚的判斷。小鋼炮是知道營上許多只掛了花，就不能再繼續射擊的例子的。……

「不要瞎猜那，可是，老大哥的花準是掛的不輕呢……」

他彷彿是看到受傷的李萬春躺在地上，呻吟着，並且在低聲叫喚薛秀明，他對老大哥還活着的信心堅定了；

「……噢，我不能把他撩下，落到日本鬼子手裡去，老大哥準在叫喚我，等着我去呢……」

薛秀明真想一下就飛到自己伙伴的身邊去。他約摸地計算了一下時間，又擡頭看了一下天上。

「可不。就誤不了送信，沒這麼快天亮，天真有眼咧！」

「日本要到天亮才會去搜索，咱趕黑去捎回來……」

小鋼炮開始感覺到左手臂上和大腿上都發痛了，那是被手榴彈炸傷的，可是，情況的嚴重和找自己的伙伴的強烈的信心和希望，使他完全忘掉自己是掛了花了。他摸索着，抓住橫生在井洞中的樹枝攀登上去，冒險朝敵人警戒線上走回去。

從這口井到那棵老榆樹附近，就是李萬春掩護小鋼炮退却的地方，約有二里地的樣子，約一頓飯的功夫，薛秀明找到那棵顯目的老榆樹了，他在地面上悄悄的摸索着。香坡碉堡那盞綠色的哨燈像魔鬼的眼睛似的，盯着他的秘密行動，使得有些膽怯的小鋼炮身上起了一陣寒慄。間或，他又停下來像老大哥剛才發現敵情時所做的，把耳朵貼在地面上，靜聽着；是不是有什麼腳步聲向他走近來，並且握着日本刀的短柄，提防着日本哨兵突然在他面前出現，然而這嚴重的暗夜是死寂的。小鋼炮在星星底下細心地摸索着，終於給他摸到了。當他確信了是老大哥時，緊張得呼吸都停止了，老大哥是伏倒在地上的，駭聲槍還擱在他的右手旁邊，「他後來是臥倒下來射擊的……」薛秀明想着，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摸他的伙伴

身上。可是，手腳是冰涼了！他又費力地把李萬春粗大的軀體翻轉過來。伸手進去探及他伙伴寬潤的胸部。然而他摸到的却是冰涼了的傷口。他覺得老大哥底半個胸部，都被從傷口湧出來的血黏住了。薛秀明心裡喊道：

「肺給打穿了！」

然而，小鋼炮還是不相信老大哥之已經死了。他伏到李萬春的前胸上。把耳朵湊近老大哥的鼻子；然後又把臉盤貼着他伙伴底冰涼的大臉盤，聽聽還有呼吸沒有？完了！呼吸的的確確是停了！這還有什麼錯的呢？小鋼炮絕望了；

「死了！……」

但他沒哭。他只是動作着把腰殼槍掛到身上，然後，困難地揩起他底伙伴的沈重的身軀走了。香坡岡壑上依然閃着硝煙，警戒綫是靜寂的，日本人準備天明後才來搜索。狡猾的敵人沒有料想到；被騎兵追逼到井里的八路軍，沒有打死，而大膽地走回來，把屍體「偷」走了，當小鋼炮揹着老大哥離開的時候，心里咒罵着：

「咱八路軍的屍骨，一個頂住王八鬼子的一百個！你們死了是臭狗一條……」

「……想明天來收屍嗎？吃不開，咱要氣死你王八鬼子……」

向前走了大半個鐘頭之後，薛秀明把李萬春放到一塊草地上，離警戒綫已經很遠了，他立刻用日本軍刀在草地上挖起來。像戰士們挖他的單人掩體一樣。薛秀明很快的就挖成一個約有四尺多長的簡單的墳坑了。之後：他取下了老大哥身上的九龍帶及掛包，又用李萬春自己的灰軍毯，把死者包捲起來。然後抱起屍體，放進坑裡去，就填着土掩埋起來了，並且踏實了上面的鬆土。

「……可不，日本鬼子保險找不到啦，咱回去報告教導員，明朝就派担架來接他回去。」

薛秀明掛上九龍帶，要往動走了。可是，爲剛才嚴重的情況所壓仰着的感情，却突然爆發了。小鋼

炮突然伏倒在墳地的新土上，小孩子地抽搐起來！老大哥的死對於他這年青人的幼小的心靈，是一個很大的悲哀；

「……這是咱的任務，不是你死的，要咱來死……」

「咱有啥臉來見營長及教導員呢？你死啦！可是，可是咱活着……」

夜不知深沉到什麼時候了，大地是靜寂的，好像爲這小鬼底純潔的階級友愛，所感動而沉默了；在暗夜的天空上，從雲縫裡透出來一個極亮的星星，睜着驚異的眼睛，注異着下面大地上心痛地顫抖着肩膀的青年人。在遠處村莊里，送過來了嘹唳的鷄啼聲，好像招呼小鋼炮：

「天快明了，走吧！」

小鋼炮爬起來，用袖子擦着流到面頰上的淚水，眼睛驚慌的溜了一下天上，就向西北角的山脚走去。離塔山約摸只有十里地左右山路了。

由於過度緊張及繁重的動作，他的傷口擴大和爆發了。

七

東方天邊上扯起了橫雲，夜已經接近黎明了。薛秀明橫穿過那片開濶地，朝塔山方向轉過山溝溝里去。他費了兩個多鐘頭才走了七八里地。身上開始發燒，手溜彈傷口劇烈地痛了，額角上滲透着大粒的汗珠。他感覺到左腿傷口上的血，順着大腿溜到膝蓋上，他有三四次支持不住而暈倒了。然而他爬起來蹣跚地繼續向前走。可是當他熬到離塔山只有三里地路的時候，他底支持的力量已經到了最後了，薛秀明跌倒在一條亂石溝附近。再也站不起來了。山谷已經亮了，天光了。要是在平常，他就找隱蔽地了，等營長派人來尋他啦。而現在，小鋼砲得熬到塔山去哩。

「……可不，非要按上級指定的時間完成任務不成，反正離塔山只有二幾里地哪；不能走就爬嘛……」

黎明的天空上，聚結着藍墨色的雲層，像要下雨了。從蔭秀明倒下去的地方，有三條路可以到塔山去。一條是翻過一面嶺到塔山，小鋼炮自然不能再爬山了；其次是村道，可是蔭秀明怕碰上日本人或便衣漢奸，因為他知道反「掃蕩」時期，敵情是很複雜，因此他決定通過亂石溝溝了。雖然很難走，但却隱蔽。可是當小鋼炮爬進溝不久，天空黑壓壓的雨就要來了，他惦掛着放在掛包里的信：

「怎麼着好呢？信搞濕了就惱火哪。」

結果他解開右綁帶，把信貼在腿肚上，又把綁帶打上去。但當他準備爬行的時候，又擔心着：

「大雨會淋濕綁帶的。信還是不保險……」

他又把綁帶解開來，信從小腿上掉在地上。他擡頭掃了天邊一眼，好像大雨會突然襲來，毀掉他的信似的，他把信檢起來攔到懷里。又掏出了李萬春的馭穀槍，推着槍膛，子彈就一粒一粒的從彈巢上面跳了出來。他迅速地把手彈收拾起裝在槍夾子上，放進九龍帶里。然後，又將包馭穀槍的藍綢子，撕下一片下來，把信摺成只有三手指板那麼大，用藍綢塊包上，裝進彈巢里去。像一個小孩把自己最寶貴的東西包在小手帕里，又小心地放進最里層衣服上的袋子里一樣。小鋼炮底着白的臉上浮上了天真的高興的表情；

「可不。這就比放在牛皮措包里還保險啦。溝溝的前半段是較平坦的碎石子地，小鋼炮用胸脯和肚皮緊緊地頂住地面來向前爬動，可是爬到後半溝，膝下的有半里多地的樣子，地勢就向上傾斜地漸漸高起來，而石頭堆就逐漸塞滿在這狹隘的溝里了。小鋼炮休息了一下，就開始在碗那麼大的石塊積成的石頭堆上爬着。由於身體過重的壓力，石頭就在他胸腹下嘩嘩的响起來，從兩邊滑滾了下去，而他也就被帶着從石堆上滾跌下來了，他想！『真是鬼石頭堆啊！到陰間的路也怕沒這樣難走啊。』他繼續着又爬上另外一個石頭堆了。他先向前伸出右手，抓住比較牢靠的石頭，然後將手支撐起來，擡起頭，上身傾伸到上面去。可是，壓緊在手掌底下的石頭，却突然滾脫了下去，上身失掉支持，下巴就撞到堅硬的石

塊上去了。小鋼炮無力的伏到石堆上，用手腕憤憤的擦着下巴的血；「可不，就死也要熬過這條溝去，反正只賸下一指長路了。」于是他又勉強地爬行起來，而被炸傷的左腿，每向前伸縮一下，就苦痛的痙攣着，傷口的血又湧了出來，把裏緊着傷口的繃帶的底下幾層，都膠黏在血漿里了。他的動作已經是越來越遲緩了，然而越接近溝口了，就越難爬行。當他壓完石頭堆堆之後，接着，一座塞住了隘溝的磐石擋在他的面前了！左肩胛下面。幸而是那座可怕的磐石已經落到後面了！小鋼炮已經爬到了溝口，並且看到了塔山村，村後山上的神廟了。「到啦！他的大眼睛突然快活的閃亮了，像來我根據地送公糧的敵佔區老鄉，望見了解放區第一個村子時候的情緒一樣，雖然痛是這樣劇烈，但倔強的小鋼炮却高興了；

「爬到家里，怕還沒有吃早飯呢。」

然而雨來了，在烏黑的天空上，迅雷嚇人的响着。從天邊飛來的火蛇，在他眼前劃着耀眼的閃光，接着大雨就從山谷那邊掃過來了。粗暴的襲擊着他。水急激地從他的脖子里流到背脊上，又從他的蒼白的臉上沖過去。他下意識的摸了一下掛在身旁的駁殼槍，好像看雨水是不是漏進去了一樣。他模模糊糊的罵起來——

「這鬼天也是漢奸咧。你淋了老子有啥關係，你可淋不了咱的信。可不！」

暴雨殘酷的糟塌着他的傷口（裏傷口的綁帶，在爬行時都鬆脫了）。他發高熱，全身都像被火燒着似的，被雨淋着的流血的額角上，冒着汗珠。這樣當他掙扎到了村外的溝道旁邊，正在爬上那連接到村道上去的，傾斜的土坡的時候，却像中了子彈似的沉重的滾落了下來。小鋼炮全身顫抖得利害，暈倒在一個水潭旁邊了。暴雨繼續掃打到他底冰冷的身上……

……長久地，薛秀明才慢慢的醒轉過來。雨已經停了，太陽從散碎的雲片後面，升到了天空上。他雖然到了不能思索的情況了，但對於彈巢裡面的營長的信，却是完全清醒的。好像被落在敵人包圍圈裏的重傷的戰士，在意識逐漸的模糊的將死之前，還能清楚而冷靜地考慮處理自己的槍彈一樣。他全身痛

楚得像被打爛了似的，失掉一切動作的可能性了。然而他緊張的睜大着眼睛，町望着塔上大路上，希望着；

「會有人過來的，我喊他。要不，歇一會咱再爬到村子里去找營長……」

在塔山村後面的山梁上，嘹亮的吹响了集合的軍號聲了。

八

昨晚天黑之後，薛秀明出發到團部不久，營部就挪到塔山村後的一座古舊的神廟里來了。驟雨過去之後，在塔山右手角的大川里冒起強烈的火焰，那是日本人把村莊放火燒了。大川里的敵人向塔山方面竄壓進來了，營長決定把隊伍拉到西北方，從後面去打擊敵人，尖兵排和騎兵排已經出發了。敵人的大炮已經在塔山附近炸裂開來，營長吩咐卸電話機子就要走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偵察員跑來說，薛秀明回來。偵察員在過路的時候，薛秀明叫住了他。老鄉把薛秀明抬進神廟里來了。營長說；

「來遲五分鐘，營部就走了。」

薛秀明像死了似的，躺在用門板做成的擔架上。在石頭上撞摔爛的頭部傷口，嚴重得像被子彈打的一樣。他們一看就明白薛秀明是經歷了可怕的遭遇。小鋼炮底捉弄人的眼睛，睡了似地閉着，原是健康的晒黑的臉，蒼白而塗染着血。教導員由於難過而激動，而營長却只是沉默着。低聲吩咐通訊員：

「馬上叫衛生員來！」

老鄉們走了。營長蹲到担架旁邊，從頭到脚地仔細檢查着傷口，教導員叫小鬼來一盆熱水，用手巾輕輕的擦洗着小鋼炮身上和臉面上的血漿，把馭殼槍取下來，給他換上了一套乾的草綠色軍衣。營長說

「三處手溜彈傷，六處是撞傷。」

「馭殼槍不知怎樣來的，沒有把命搞掉就好了。」教導員歎息着。

衛生員來了，營長帮他裹紮着傷口，并且有時低聲憤怒地斥責着對方。「輕一點呀，你見了鬼嗎！亂彈琴，細帶給我！」而教導員却給小鋼炮喂着開水，他清醒過來了，貪婪地吸着溫熱的水，慢慢的睜開了眼睛，并且立即認出了自己的營首長，他因爲高興眼皮不斷的眨着，洗乾淨了的臉孔生動起來，要是在平常小鋼炮一定高興地叫「報告」了。但現在像給人欺負了跑回母親面前來的小孩子一樣，小鋼炮因看到自己的首長，激動得大眼睛里湧出眼淚來，他低聲地喊：

「營長，教導員……」

「不要說話！」營長習慣地命令說；

「槍里——有——有信，團長的……」

小鋼炮由於裹紮傷口，痛楚後又暈過去了。教導員拉開了馭殼槍的擊發機，信就從彈巢里掉了出來。教導員打開用藍綢子包着的乾淨的信，又看着滿身是血傷的小鋼炮。

「他弄得不像一個人！可是信一點沒損傷」

「信里講什麼？」

教導員看完了信，臉色緊張起來。

「好在小鋼炮回來了！團長要我們集中營主力，急行軍趕到香坡與大營中間的老虎山隱蔽，堅決阻擊向大營出動的香坡敵人，掩護被包圍在大營的分區後方機關移轉！」——團長說這個任務很嚴重，因爲萬一香坡的人再加大營去，那邊後方機關的移轉就完全沒有希望了。」

營長把細帶交給了衛生員，從教導員手裏拿起信來。讀完後他又看看左手腕上的日本錶；

「團長要我十一點鐘出發，下三點趕到老虎山下，現在差不多才十點。」

「這個任務完成之後，薛秀明是第一個大功！」

營長把地圖攤開在面前桌子上了，一面吩咐留在身邊的偵察員：

「你騎馬去，告訴正向龍王廟運動的騎兵排尖兵排立即停止前進！要他們排長立即把隊伍帶回塔山來！」

偵察員騎上了馬，就奔跑下山去了，營長又命令通訊員說：

「到村里去告訴各連長通知副排長以上幹部馬上到營部來開會——，有新的任務——」

小鋼炮又睜開了眼睛，膽怯的望着營長；

「咱回來遲了嗎？營長。團長要我十點上下趕回來呢！」

「沒過時，你不要講話！」營長沒有從地圖上擡起頭來。

小鋼炮怕營長，不敢再問了。他把眼光轉到教導員身上；

「教導員。咱就誤軍事了嗎？」

「不信，你自己看好嗎！」

像溫良的哥哥似的，教導員蹲在小鋼炮眼前，捲起袖子，在小鋼炮眼前露出了手錶，薛秀明把手掌放在教導員的手腕上。一面睜大眼睛數着錶上的鐘，他清清楚楚的數了兩遍，之後，他把手放下來，像他健康時一樣，小鋼炮眼皮眨着，眼睛快活地開亮了。他低聲說：

「可不，正是十點！」

小鋼炮又因痛楚而暈迷過去，教導員明白，「可不！」就表示他相信沒有就誤軍事，而對於自己做的工作感到安心了……

薛秀明被擊醒起來，半點鐘之後，營主力急行軍向老虎山前進了。

當天晚夜，在老虎山下從香坡出來的敵人，大部份被殲滅，使得大營的後方機關勝利的轉移了。第二天中午，又按着小鋼炮指定的標示，找到李萬春的屍首和短馬槍。反「掃蕩」結束之後，團部獎給薛秀明一支日本鋼筆和日本手錶，那是老虎山戰鬪的勝利品。

南沙壺之夜

著者 羅 月

出版者 大連 報社

發行者 大連 營業部 發行科

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一—五〇〇〇冊